

立法會

調查有關梁展文先生 離職後從事工作的事宜專責委員會

第六次研訊的逐字紀錄本

日期： 2009年4月18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9時30分

地點： 立法會會議廳

出席委員

李永達議員(副主席)

吳靄儀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 GBS, JP

梁國雄議員

湯家驛議員, SC

何秀蘭議員

林大輝議員, BBS, JP

潘佩璆議員

譚偉豪議員, JP

其他出席議員

石禮謙議員, SBS, JP

劉秀成議員, SBS, JP

缺席委員

李鳳英議員, BBS, JP (主席)

黃宜弘議員, GBS

劉江華議員, JP

證人

公開研訊

鄭家純博士

梁志堅先生

Legislative Council

Select Committee to Inquire into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Post-service Work of Mr LEUNG Chin-man

Verbatim Transcript of the Sixth Hearing
held on Saturday, 18 April 2009, at 9:30 am
in the Cha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Members present

Hon LEE Wing-tat (Deputy Chairman)
Dr Hon Margaret NG
Hon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Hon LEUNG Kwok-hung
Hon Ronny TONG Ka-wah, SC
Hon Cyd HO Sau-lan
Dr Hon LAM Tai-fai, BBS, JP
Dr Hon PAN Pey-chyou
Dr Hon Samson TAM Wai-ho, JP

Other Members in attendance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Members absent

Hon LI Fung-ying, BBS, JP (Chairman)
Dr Hon Philip WONG Yu-hong, GBS
Hon LAU Kong-wah, JP

Witnesses

Public hearing

Dr Henry CHENG Kar-shun

Mr Stewart LEUNG Chi-kin

主席：

現時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亦到了開會的時間。

首先歡迎各位出席調查有關梁展文先生離職後從事工作的事宜專責委員會的第六次公開研訊。今天的研訊，是就審批梁先生在離職後於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工作的事宜向有關證人取證；而專責委員會在執行其職務時獲立法會授權，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382章)第9(2)條行使該條例第9(1)條所賦予的權力。我請各位委員留意，整個研訊過程必須保持足夠的法定人數，即主席另加3名委員。今日的研訊預計於下午12點半結束。

我在此特別指出，《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特權，只適用於研訊的過程。所有議員，包括非專責委員會委員的議員，都應該避免在研訊過程以外的場合發表與研訊有關的意見。此外，旁聽今日研訊的公眾人士及傳媒亦應注意，在研訊過程以外場合披露研訊之中提供的證供，將不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保障。因此，如有需要，各位列席人士和傳媒應就他們的法律責任，徵詢法律意見。

公務員事務局、運輸及房屋局房屋科、發展局規劃地政科和工務科曾向專責委員會提交一些與梁先生在離職後到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工作的申請有關的文件。由公務員事務局及發展局規劃地政科提交的文件已於較早前的研訊正式提交，並已納入為專責委員會的證據。其他文件會在稍後的研訊由有關證人作出確認後納入為專責委員會的證據，為方便證人作供及委員發問，有關文件現已列為臨時的證物，並收納於證人的文件夾內，供證人參考。

我現在宣布研訊開始。今日的研訊會分為兩節進行。為了善用研訊的時間，請委員的提問盡量精簡及具體，證人則須明確及切實回應問題。

出席第一節研訊的證人是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鄭家純先生及執行董事梁志堅先生。鄭先生及梁先生亦分別為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的母公司，即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及集團的總經理。

專責委員會較早前已同意證人由廖遠明大律師及姚定國律師陪同出席研訊，但根據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及程序，廖先生及姚先生是不可以向專責委員會發言。

就這節研訊，專責委員會委員劉江華議員及潘佩璆議員曾作出利益申報。劉江華議員表示，鄭家純先生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監察委員會委員，他本人則是民建聯的中央委員會委員。由於監察委員會的其中一項職能是"監督中央委員會行使權力及履行職責"，劉江華議員認為他在研訊中與鄭先生存在角色衝突的問題。為了維護專責委員會的公信力，劉江華議員決定不會出席與鄭先生有關的研訊，將來在擬備專責委員會報告時，他亦不會參與與鄭先生部分有關的討論。此外，潘佩璆議員亦表示，他本人是民建聯的贊助會員，他亦持有約3 000股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的股票。

兩位證人，現在我以專責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負責為你們監誓。你們可以選擇以手按聖經以宗教形式宣誓，或者以非宗教形式宣誓。請你們逐一站立並依照放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第一位宣誓的證人是鄭家純先生。

鄭先生。

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鄭家純博士：

本人鄭家純，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主席：

多謝，鄭先生。接着宣誓的是梁志堅先生。

梁先生。

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梁志堅先生：

本人梁志堅，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主席：

多謝你，梁先生。

鄭家純先生，你曾於研訊前向專責委員會秘書提供兩份證人陳述書，即專責委員會W16(C)及W20(C)文件及多份文件，分別是專責委員會R1至R9、R1(C)及R2(C)文件，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該兩份陳述書及剛才提及的文件作為證據？

鄭家純博士：

是。

主席：

謝謝。

梁志堅先生，你曾於研訊前向專責委員會秘書提供兩份證人陳述書，即專責委員會W17(C)及W21(C)文件，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該兩份陳述書作為證據？

梁志堅先生：

是。

主席：

謝謝，梁先生。專責委員會已經同意，為了方便列席的公眾人士跟隨專責委員會的程序，我們會把證人提交的陳述書向在場人士公開。兩位證人，你們對各自的陳述書有沒有即時的補充？

鄭家純博士：

主席，在我的陳述書裏……第一份陳述書第6項，那個日子應該是2008年，而不是2007年，這個我想是打字打錯了。

主席：

鄭先生所說的是W16(C)的第6段，那個日子應該是2008年7月17日。

鄭家純博士：

是。

主席：

謝謝。鄭先生，我現在代表專責委員會向你提出第一個問題。

鄭先生，公眾很瞭解到梁展文先生是有份參與關於紅灣半島的發展，尤其關於補地價方面的討論。他作為當時的房屋署署長……他在他的陳述書都講過，他負責統籌這件事；而在我們的文件中，他亦同意他是有參與過這件事的。我想問鄭家純先生，你在聘用梁展文先生作為你公司的職員時，有沒有考慮過一個公眾的看法，就是梁展文先生既然有參與過新世界以前這個地產項目的發展，而你又聘用他作為它的職員，會否構成公眾對你公司聘請他的時候，有一種叫做潛在或間接的利益輸送，或者是有關的問題這個考慮？你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主席：

鄭先生，我想再問，其實當你聘用或接觸梁展文先生的時候……在整個聘任過程中，你有沒有考慮過他本身是曾經參與過你們母公司，即新世界中國地產在香港的公司，在紅灣半島這個所謂物業發展的時候，他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參與角色。你自己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因素呢？

鄭家純博士：

沒有考慮過。

主席：

你回答委員會時說你沒有考慮過，意思是你覺得這個因素，即這個因素或者這個事實，是大多數香港市民都眾所周知的，你覺得這個因素是不重要，或者你覺得這個因素其實是……你不覺得需要在聘請梁展文先生的時候，有一個充分的自己的一個考慮過程，令到公眾不會質疑你的公司有一種叫做——現在我們委員會討論時說的——一種叫做"延後利益"的安排，意思就是，他在以前做一份工作，是為某機構安排一些直接或間接的方便，然後當他離開公務員隊伍的時候，那間公司或機構便聘請他。當你聘用梁展文先生的時候，這些因素你全部都沒有考慮過的嗎？

鄭家純博士：

因為我覺得我只是一個做生意的人，問題就是……我聘請梁先生是因為我認為梁先生是適合在我新世界中國那個職位，所以我聘請他。當然，我知道梁先生是政府的高級公務員，退休了，而政府有一個制度，就是如何審核，然後他要向政府申請；政府是有一個機制去審批他的申請，然後批准他到外間工作的，以及他有一個過渡期，這些我都知道。我只是，第一，考慮他是適合在我們那裏工作；第二，我亦知道他有向政府申請而得到批准。所以，我覺得我聘請他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至於其他，我並無甚麼特別的考慮。

主席：

鄭先生，你聘用他之後，你知道公眾或輿論就這項聘用有一個很大的討論，或者有很大的關注，甚至引來很多公眾質疑有沒有利益輸送這些問題。你覺得你們公司聘請梁先生的時候，有沒有充分考慮到，其實這項聘用本身若構成公眾那麼大的質疑，不但會對梁先生，亦會對你公司作為一個良好的企業公民或者運作，構成很多質疑或會有很多問號的呢？

鄭家純博士：

這個公眾的疑慮、質疑的問題，以及利益輸送的問題，完全不在我腦海中，理由是，我們與梁先生，即新世界與梁先生，從來沒有任何的利益輸送；而按照我的理解，當時傾談紅灣半島、傾談紅灣半島的補地價的事宜，他是房屋局的最高領導人，或者他有參與，這個我不知道，因為我不知道政府本身內部的運作是怎樣。但照我理解，尤其是在補地價問題上，我覺得一定是由地政署做主導的，而當時這個補地價過程，是經過大半年的時間雙方商討，以及透過第三者或估價師，並邀請了仲裁人士參與，然後才達成這個地價的。

當然，譬如現在市價升了，大家公眾可能覺得是買得便宜，但在當時議價的時刻，是根據雙方很多資料和很多商討，然後才達成這個價錢的。這並不是一個人的決定，照我理解，是很多人都有參與決定的。所以，事實上，我不知道為何公眾對這件事……覺得是那麼大的疑慮、有利益輸送。我覺得可能是有某些人將這件事作為一個政治本錢，利用這件事作為他的政治平台，而將這件事政治化。對於這些事情，我並不是政治人物，所以我完全不

覺得是.....即沒有那個觸覺。所以，在我聘請梁先生的時候，我是絕對沒有想過會發生今日這樣的事情。

主席：

鄭先生，我想問問，剛才你回答我的問題時，你初時說你不大知道梁展文先生在參與有關補地價商討的時候的角色如何，你不是很瞭解，但接着又說其實你知道整個補地價過程是由地政署主導的。其實，你怎樣可以說不知道決定如何作出，卻又知道地政署.....我其實想瞭解的是，你確實知道梁先生有參與補地價的商討過程，擔任某個角色，而那個角色是相對重要的。你是否知道這件事呢？

鄭家純博士：

我不知道，我認為他沒有參與，我個人認為。因為政府補地價.....因為我們是做地產的，我們時常與政府商討補地價，所有補地價事宜都是透過地政署商談的，而這個補地價過程，我沒有直接參與，而是由梁志堅先生直接參與的。但是，梁先生會不時扼要地向我匯報重要的情況。所以，我知道當時是由地政署主導的，因為梁先生在向我報告補地價的過程時，從來沒有告訴我梁展文先生有參與，或者提及梁展文先生與他傾談過甚麼.....依我的印象，所以，我覺得是由地政署主導的。

主席：

鄭先生，我問你最後一個問題。你可不可以向委員會說，梁志堅先生在向你簡報紅灣半島整個發展過程時，曾否確實告訴你，他與梁展文先生沒有任何一次書面或者個人接觸，以討論紅灣半島的發展？所謂發展，我並非僅指補地價，而是發展整個項目的問題。他曾否確實告訴你，他從來沒有就這件事接觸或者書信上接觸梁展文先生？

鄭家純博士：

他沒有告訴我，他從來沒有或在書信上接觸過梁展文先生，但他在向我作出的簡略匯報中，從來沒有告訴我梁展文先生與他有接觸。換句話說，他並無告訴我沒有接觸，亦無告訴我有接觸。所以，我的印象是，在他的匯報中，我聽不到梁展文先生這個名字。

主席：

我現在讓下一位同事問問題，林大輝議員。

林大輝議員：

多謝主席。鄭先生、梁先生，我有幾個問題向你提出。

鄭家純博士：

是。

林大輝議員：

根據你的供詞第一點，在2006年3月至4月，我知道梁展文先生是經鍾國昌先生向你介紹認識的，是首次認識的。我想問，鍾先生從事甚麼行業，與你有何關係？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他是律師，是朋友關係。

林大輝議員：

朋友。他為甚麼介紹梁展文先生給你認識呢？

鄭家純博士：

因為在一個聚會中，我記得就是在港大一個慈善、捐贈儀式中，並不只是梁展文先生與他一齊的，而是有很多人在那裏。他因為是主角，便介紹很多朋友給我認識。

林大輝議員：

當日鍾國昌先生都介紹了其他朋友給你認識？

鄭家純博士：

那當然了。

林大輝議員：

根據你的供詞第二點，你與梁先生在2006年3月和4月期間見過面後，就再沒有接觸了。是甚麼原因令你在一年多之後，即2007年11月，突然間會想起一個你只見過一次面，在社交場合首次認識的人，然後叫你的同事梁志堅先生去查問他的為人呢？

鄭家純博士：

因為新世界中國在2007年左右，想找一個人為我組織一個部門，專責國內的中央採購，以及國內各個地區本身行政上的聯繫。我由2007年開始有這個構思，一直想物色適當的人選，事實上到今日仍未找到。我覺得梁展文先生很適合這份工作，所以我就試探式開始瞭解他的為人。

林大輝議員：

鄭先生，我想問，你在年多之後想起梁展文這個人，有沒有同時想起其他人，並想知道其為人呢？還是只是想起梁展文呢？

鄭家純博士：

這個當然有，因為我在這個過程中，亦嘗試過在公司裏如何可以調撥或者提升員工擔任這個職位，亦曾就此事跟一些朋友傾談過。

林大輝議員：

鄭先生，我想問一問，既然梁先生是經鍾國昌先生介紹給你認識的，為甚麼你不去向鍾先生查問他的為人呢？

鄭家純博士：

因為我想鍾先生與梁先生一定是朋友關係，如果我問鍾先生，而鍾先生告訴我他的為人是好還是不好，這個問題事實上並無中立性。所以，我便問梁志堅先生，因為他可能認識梁先生，或者知道梁先生的為人是怎樣，那便試探式先問一問梁志堅先生。

林大輝議員：

你認為梁志堅先生會知道梁展文先生的為人。

鄭家純博士：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或者認識，而我問一問是無妨的，是沒問題的。

林大輝議員：

對，對，那你有沒有問梁志堅先生有關其他人的為人呢？

鄭家純博士：

當然，如果我認為他可以提供意見，我都會問問他。

林大輝議員：

那你為甚麼只是問他的為人，而沒有問他的工作能力呢？因為你請個人，其實應該要問他的工作能力和.....

鄭家純博士：

因為我這個職位，最緊要是他的為人是怎樣，因為誠信是非常緊要的，是最緊要的。

林大輝議員：

在梁志堅回覆之後，你是否相信梁志堅先生對梁展文先生的評價？

鄭家純博士：

這樣呢.....一句說話不可以令我相不相信，我只可以說，我收到了，我便放在心裏面，是這樣簡單而已，不會構成我相不相信梁展文先生的為人是如何。

林大輝議員：

鄭先生，根據你的供詞，你在11月叫梁志堅先生瞭解一下梁展文的近況，問他有沒有興趣加入新世界。我想問一問，你當時的意思這個新世界，是指新世界香港還是新世界中國，或者當時你根本未有決定是中國還是香港？

鄭家純博士：

那時我心目中已經大概知道是新世界中國的。

林大輝議員：

OK。

鄭家純博士：

是。

林大輝議員：

除了叫梁志堅先生問梁展文先生有沒有興趣加入新世界中國之後，有沒有試過叫梁志堅先生去問其他人有沒有興趣加入新世界中國？

鄭家純博士：

沒有。

林大輝議員：

即只一直"釘"着梁展文先生。

鄭家純博士：

是的。

林大輝議員：

OK，我想搞清楚一個時間。根據梁展文先生的口供，他在10月22日與梁志堅先生飲咖啡，當時梁志堅先生對他說："你有沒有興趣加入新世界？"但根據你的資料，你在11月向梁志堅先生瞭解梁展文先生的為人，然後大約在11月數個星期之後，才叫梁志堅先生去問一問梁展文有沒有興趣加入新世界。一個是梁展文先生說在10月22日與梁志堅先生飲咖啡，但你似乎是說在11月之後，甚至乎是在12月才叫梁展……梁志堅先生做這事情。我想問一問那個時間究竟是……即是供詞上的時間出錯？抑或是我理解出錯？還是怎麼樣？

鄭家純博士：

我覺得……覺得這個日子方面，事實上我完全沒有紀錄的。

林大輝議員：

在你的供詞是有的。

鄭家純博士：

不是，我知道，我知道。但我自己在diary，我沒有寫下何時……在日記簿沒有寫……即沒有紀錄寫明在何時間遇過梁先生，都是依靠我的記憶。

林大輝議員：

梁先生，你是指梁志堅先生？

鄭家純博士：

梁志堅先生，是。全是依靠我的記憶記起來的，譬如有一兩個月的出入，並不為奇。所以這是11月或者12月，又或者11月尾幾個星期後，是大約的數字。不是說真實的時間。

林大輝議員：

好的。或者這個問題，或者我想問一問梁志堅先生，因為梁展文先生的證供寫得很清楚日子，是October 22……

主席：

林大輝議員，或者我要把提問停一停。因為梁展文先生的一份陳述書是未正式提交給委員會，你可以大概地講它的……但不要在講法裏面引述陳述書的內容。

林大輝議員：

可以，可以。

主席：

林大輝議員，請你繼續。

林大輝議員：

或者我想請問梁志堅先生，你是何時接觸梁展文先生，問他有沒有興趣加入新世界呢？我想問一問梁志堅先生。

梁志堅先生：

在我的供詞裏面，我就說得很清楚。特別是我第一次……當時完全沒有考慮過或者是說邀請任何一個人到我們的公司工作，或者諸如此類。實際上，正正式式來說，在第一次梁展文先生離開政府之後，在我記憶中，真的可以接觸到他應該是在2007年10月中旬，那段時間是有一個lunch的聚會，即是我們幾個地產商，因為知道他已離開政府有一段時間了，希望能夠有個機會大家接觸一下、傾談一下。因為在很早期的時候，我們接觸不到他們，因為一般來說，在地產界裏面，無論那些官員離職也好，都有時會與我們地產商間中有接觸等等。第一次是純粹甚麼都……純粹是一個接觸，離開政府那麼久了，瞭解下他個人如何。那一次應該是在10月中，我們有一個lunch，是在我的供詞裏都講清楚，這個日子是很清楚的。那段時間亦都有新鴻……恒基、恒隆及九倉的同事，那個純粹是一般的接觸而已。

接着隔了一段時間——我不記得是隔了一個月、兩個月或者幾多時間，所以我在哪裏是寫幾個星期之後，然後就因為鄭先生有事情要問，所以我就約他見面，實際上都是一個很簡短的見面，瞭解一下到底離職之後，他找不到工作做，或者在做甚麼，或者是說有沒有興趣參與私人的企業去做事，這是在那段時間那一次接觸他。就是在我的供詞裏都是……就在我公司對面Harvey Nichols，大家坐下來傾談的。初時我都是瞭解，看看他……或者他已經找到工作，我都不知道的。有一個date……我的日誌就是食午飯，以及我在Harvey Nichols 那間餐廳見面的那段時間，是相差幾個星期的時間，是一個月、是兩個月抑或是怎樣，差不多是那段時間。即是很難……在我的diary，因為一打了電話便即刻大概約了一個時間見面，便沒有……甚至連我的秘書都不清楚我到底是約了他的。所以我都翻查過diary——秘書的diary，都沒有這個紀錄在那裏，所以就變得……所以我說幾個星期後。換句話說，我在10月與他吃午飯，與其他的行家跟他一起吃午飯，是在2007年10月中旬的。那麼之後就是幾個星期……

林大輝議員：

即是你與他飲咖啡是10月……11月、12月……

梁志堅先生：

肯定是11月、12月之後。

林大輝議員：

11月之後。

梁志堅先生：

是，是。如果你是說真的認真要弄清楚哪一日我和他們吃午飯呢……

林大輝議員：

不是，我說的是與梁展文單獨……

梁志堅先生：

那日就真的看不到了。肯定是幾個星期之後。

林大輝議員：

即是11月後幾個星期？

梁志堅先生：

是，是。

林大輝議員：

11月後的幾個星期？

梁志堅先生：

不是，是10月之後的幾個星期。我10月的時候與他……

林大輝議員：

10月中。

梁志堅先生：

是10月中與他吃午飯的。不是我，是一班行家，完全都沒有考慮過那些事.....

林大輝議員：

10月中後的幾個星期。

梁志堅先生：

因為那段時間鄭先生都沒有跟我講甚麼.....

林大輝議員：

明白，即是吃完那個業界聚餐，11月中之後幾個星期，是不是？

梁志堅先生：

是，是。

林大輝議員：

好，我想問一問.....

梁志堅先生：

10月，不是11月中。

林大輝議員：

我知道，是10月.....你的意思是說10月中聚餐，10月中後幾個星期，譬如3個星期、4個星期之後就與他單獨見面，這個意思。

梁志堅先生：

我不記得是3個星期、4個星期抑或是6個星期、8個星期，總之是幾個星期之後。

林大輝議員：

不要緊，即是我想弄清楚而已，好嗎？梁先生，我想問你，你是不是同時又是新世界香港與新世界中國的董事？

梁志堅先生：

是。

林大輝議員：

我想問一問，你們董事局是何時決定要開設這個執行董事職位，或者後來所謂甚麼副董事總經理這個職位呢？你是一直知道要開設這個職位，是嗎？梁先生。

梁志堅先生：

我是不清楚的。因為我主要就是負責地產的事務，我一直以來兼任新世界中國的常務董事，就因為新世界中國亦都是新世界發展……新世界是它的parent company，有時有一些事情需要溝通，所以我亦sit on在新世界中國的常務董事的職位裏面。但是在新世界中國裏，day to day的事情，譬如各樣一般決策的事情，它不是即時……即是我不需要知道的，它便不會找我去開會。依照我的瞭解，新世界中國有一個常務committee的，這些事情亦有一些同事坐在那裏。但是，譬如說聘請人等等，除了鄭家純先生問我以瞭解這個人——即是梁展文這個人，以及問他有沒有興趣參與我們新世界這個集團的工作，是之後……即是之前的事。之後，我們亦都講得很清楚，我完全是沒有接觸過的。所以說要聘請甚麼人、要甚麼等等，那是在它們的常務committee裏，它們那班人自己決定，所以我是不清楚的。

林大輝議員：

我的理解是，你雖然是董事，但是其實你不知道是在聘請出任這個職位的人。

梁志堅先生：

到它決定了，公布的時候我當然知道了。

林大輝議員：

決定才知道，即是……雖然你是董事，但到決定的時候才知道。

梁志堅先生：

是，因為有一些事情它有一個……

林大輝議員：

明白，明白。

梁志堅先生：

每一間公司都有一個不同的方式去處理事情，因為常務day to day日常的事情，它們有一個committee處理的。

林大輝議員：

或者我想再問鄭先生，究竟……我想問清楚你間公司，究竟是先有這個執行董事的職位，才想起梁展文先生？還是一想起梁展文先生，覺得你欣賞他的為人，覺得要開設一個職位給他去幫你呢？

鄭家純博士：

那個位置的問題就是，因為執行董事……事實上我們是有幾個執行董事，而這幾個執行董事都是在board裏，因為他是負責比較……業務上的事務，所以叫做"執行董事"，就是與其他董事沒有甚麼大分別的。那麼問題就是，我初期與梁展文先生傾談，而提到執行董事這個職務，事實上，因為當時我還未想到他最適合用甚麼職務，即是甚麼title，即是那個銜頭用甚麼。

林大輝議員：

職銜，職銜。

鄭家純博士：

職銜是甚麼最適合，大家一直都在探討中。但是，他亦需要向政府申請以得到批准，所以便用了執行董事這個名稱致函政府提出申請。在申請期間或之後，我想也有探討用甚麼職銜是最合理的，最後決定用執行董事兼副董事總經理這個職銜，覺得比較合理。

林大輝議員：

可能我的問題問得不太好，不好意思。我想問的是，新世界中國是否一直都有這個職位，而你想起梁展文先生很適合擔任此職位，所以叫梁志堅先生試探他的興趣，還是梁志堅先生向你提

過他為人很好、很正直及很有承擔，之後，你就很欣賞他，然後開設一個職位給他，希望他可以幫助你，我的意思是這樣。

鄭家純博士：

不是，我一直都是物色……先不講職銜，而講這個職位。我在07年已在找人擔任這個職位，一直也找不到，沒有適合的人選；而我想起梁展文先生，然後透過梁志堅先生初步瞭解他的為人，繼而再作深入瞭解。

林大輝議員：

明白。鄭先生，我想大家也知道，梁展文先生一直任職公務員多年，主要經驗都是公務員，亦都知道他要做一份工作，必須事先向政府申請，而新工作又不可與他在政府的工作有很大關連。簡單來說，梁展文應該是一位業界新手，即很新及沒有甚麼經驗，但為何你覺得他是你心目中一直認為唯一一位合適人選，而對他情有獨鍾呢？是否在芸芸業界當中真的沒有其他人選，是你一直覺得唯一最心儀的對象呢？

鄭家純博士：

首先我解釋一下，這個人選我覺得需要符合的條件大致有3項：第一，最重要是忠誠可靠；第二，必須有豐富的行政經驗；第三，一定要資歷足夠。就是這3項。

林大輝議員：

資歷是哪方面的資歷？

鄭家純博士：

資歷的意思是……舉個例子，我不可以貿貿然在外間聘請一個很本事的或很誠實的，但只工作了數年的人，因為他加入公司時，我覺得他未必有這個魄力和資格，來駕御我們新中在國內那麼多人的管理層，因為做好這份工作，一定要令人信服，以及另一方面要服眾，讓人覺得他擔任這個職位是合適的，是有資格坐這個位的。這樣一定要資歷足夠，然後才可以指揮別人和他合作做事。

林大輝議員：

是，多謝。鄭先生，在你的供詞第4點提到，在5月8日與梁展文先生見面時，並沒有詳細傾談聘用的條件，只是很概括性地嘗試瞭解梁先生的意向。我想問問，其實你當日有沒有向梁展文先生講過他要做甚麼職位，又或該職位的名稱是甚麼？

鄭家純博士：

在5月18日我與.....

林大輝議員：

5月8日。

鄭家純博士：

5月8日嗎？

林大輝議員：

是。

鄭家純博士：

在5月8日我和他共進午膳時，我有跟他交換意見，有向他說做甚麼類型的工作，以及向他說需要在國內，大部分時間在國內工作。我還問過他長時間在國內工作有沒有問題？他答覆我沒有問題。此外，我和他亦有就工作的性質交換意見，並且具體向他提過薪酬問題。

林大輝議員：

但你的供詞表示沒有詳細傾談。

鄭家純博士：

沒有詳細傾談。薪酬問題是大約多少錢的問題，而不是說300萬或310萬、310多萬，並不是這樣的傾談，而是一個大綱性的傾談，主要是這樣。

林大輝議員：

你的供詞提到，梁先生表示希望可以用年薪300萬至400萬元的組合來加入你的公司。我想問問，當時你相約梁展文共膳是因為想跟他談聘用的，你心中是否剛巧預算以300萬至400萬元聘請他，不謀而合的呢？

鄭家純博士：

這300萬至400萬元，他提出來我覺得是合理的，也合乎我們公司本身的薪酬制度。

林大輝議員：

即你剛巧也預算以三、四百萬元來聘請他？

鄭家純博士：

大概是這個數目。

林大輝議員：

即大家對人工的想法也是一致的，對嗎？

鄭家純博士：

對。

林大輝議員：

我想問，其實你過去聘請這個職位的人那麼困難，有沒有試過找獵頭公司或進行公開招聘呢？

鄭家純博士：

沒有。

林大輝議員：

沒有用獵頭公司嗎？

鄭家純博士：

沒有。

林大輝議員：

這是否你們慣常的做法，是不需要還是怎樣呢？

鄭家純博士：

不是我們慣常的做法，但我覺得這個職位是很重要的職位，如果用獵頭公司物色人選的話，事實上，譬如覓得一個街外的，而我是不熟悉、不認識他的話，我覺得是非常危險的。我為何覺得梁先生適合呢？第一，我剛才說過，誠信是很大的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我覺得在這十年八年，梁先生經過一些風風雨雨，政府透過不同部門、審查委員會這些不同的範疇查過梁先生，而查來查去，我都覺得他是清白、沒有問題的，即沒有甚麼指他是不正當的。我覺得這種審查對我來說是最理想的，譬如說獵頭公司物色到一個人，我見他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我如何瞭解他是否真正誠實可靠呢？所以，我覺得政府經過這個過程審查他，事實上是幫助了我，覺得他是一個好對象。

林大輝議員：

鄭先生，我想問一問，在聘請梁展文和與他傾談最後條件的整個過程，最終是由誰人拍板？你是否唯一的拍板人？

鄭家純博士：

我與梁先生在5月8日共進午膳後，我便將聘請梁展文先生的事宜交予我兒子鄭志剛負責。據我瞭解，我的兒子鄭志剛事後與其中一位執行董事，即新中的執行董事顏文英女士，她是新中的財務總監，一同負責與梁先生探討聘請的事宜；而我在7月17日與梁先生及顏文英女士跟我的兒子一起開過一次會，總結關於聘請的事宜。

林大輝議員：

那麼，是否即是其實在5月8日你與他用膳時，並沒有表明你是聘請梁展文先生的，即你沒有跟他說，我一定聘請你的？

鄭家純博士：

我可以說，就是七、八成。

林大輝議員：

七、八成？

鄭家純博士：

是的。因為他亦沒有確實答應我，都是七、八成，然後我叫兒子跟進這件事。

林大輝議員：

但是，你知道他在5月9日即與你吃飯後第二日向政府申請，你應該知道？

鄭家純博士：

我不知道。

林大輝議員：

你不知道？

鄭家純博士：

他何時申請，我不知道。

林大輝議員：

你不知道他第二天便向政府申請，即你七、八成便當一定聘請他，你不知道嗎？

鄭家純博士：

我不知道。

林大輝議員：

哦，你不知道。我想問，我在文件中看到在你與梁展文的聘用合約中，當然有寫清楚人工是多少，是300多萬元、有很多條件，但又沒有寫明你要求他做的工作性質和工作內容。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你公司的一貫做法，一份副董事總經理職位這麼高薪的工作，是不需要寫在合約的。這對你和僱員是否有保障呢？

鄭家純博士：

我想現在我翻看那些文件，因為實際傾談的具體條件，我是沒有參與的，是由顏小姐和我的兒子久不久或者匯報給我知。所以，具體的情況我並不瞭解。現在我翻查文件，事實上他們一直有傾談他的具體工作範圍，但為何他在聘用……

林大輝議員：

合約。

鄭家純博士：

……合約中沒有寫呢？我覺得是因為這可能比較有彈性一點，到時不在範圍內的工作他也可以做，就是這個意思。

林大輝議員：

不在甚麼範圍之內呢？

鄭家純博士：

不在既定範圍的工作，因為他這個職位稱為副董事總經理。

林大輝議員：

那麼，你不怕他做的工作與他以前的工作有衝突嗎？

鄭家純博士：

他主要在大陸工作，全部都在大陸做，因為我心中的業務全部都在大陸。我完全沒有顧慮、沒有關心或沒有任何懷疑他的工作可能會與香港的工作有衝突。

林大輝議員：

OK，所以，這份合約變得沒有工作內容和性質，你都可以接受？

鄭家純博士：

是，都可以接受。

林大輝議員：

OK，鄭先生，我想問一問，梁展文在去年8月自動提出與你們終止合約，我想問，由去年8月至現在，都有8、9個月了。

鄭家純博士：

是。

林大輝議員：

你公司這個執行總經理職位是不是到現在仍然懸空，仍未聘請到人？

鄭家純博士：

仍未聘請到人。

林大輝議員：

一直仍未聘請到人？

鄭家純博士：

一直聘請不到。

林大輝議員：

那麼，會不會由另一個人做這份工作呢？因為你的公司是不會停的。

鄭家純博士：

沒有，我這個部門尚未成立。

林大輝議員：

哦，未成立。

鄭家純博士：

是，因為我要聘請到主管，然後才成立這個部門。

林大輝議員：

聘請不到是不是因為人才實在真的很難求？如果梁先生不在這裏做，便真的聘請不到人，還是你們打算改用第二個投資策略呢？

鄭家純博士：

我不可以說梁先生不來做，便永遠聘請不到人，但我覺得這個職位如果在外面貿貿然聘請人擔任，我就不太安心。我不瞭解，便不安心。在內部提升方面，我到現在尚未找到合適人選。

林大輝議員：

OK，主席，我想問的問題是這麼多。

主席：

謝謝。下一位同事，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鄭博士，在你的供詞中，在2006年3、4月期間，你透過一位鍾國昌先生認識了梁展文，是不是？

鄭家純博士：

是。

梁國雄議員：

你是這樣說，對嗎？

鄭家純博士：

是。

梁國雄議員：

一位鍾國昌先生，對嗎？

鄭家純博士：

是。

梁國雄議員：

這位鍾國昌先生是做甚麼職業呢？是新世界的職員，抑或是甚麼人呢，你知不知？

鄭家純博士：

是律師，朋友關係。

梁國雄議員：

那麼，這位鍾國昌先生跟你認識應是世交，還是在業務上認識呢？

鄭家純博士：

我想認識了十年八年。

梁國雄議員：

是。那麼，其實他有沒有幫過你打官司或者工作呢？

鄭家純博士：

有。

梁國雄議員：

鍾國昌先生在紅灣半島事件上有沒有幫你做事，跟政府訴訟或討價還價呢？

鄭家純博士：

有。

梁國雄議員：

哦，原來這樣。

鄭家純博士：

是。

梁國雄議員：

明白，OK，鍾國昌先生跟梁展文先生是否認識，你知不知道呢？

鄭家純博士：

他在2006年介紹給我認識，而他亦有參加鍾先生在港大那次活動，當然他是認識的。

梁國雄議員：

嗯，是這樣的。你說，這位鍾國昌先生與你認識都有10年了，又是律師，是不是新世界的一位法律顧問，或者是……

鄭家純博士：

他不是新世界的法律顧問。

梁國雄議員：

是，但你知道他在紅灣半島事件上曾經代表過新世界？

鄭家純博士：

是。

梁國雄議員：

他當時代表新世界做甚麼呢？是否打官司？

鄭家純博士：

控告政府。

梁國雄議員：

控告政府，哦，這樣。這位鍾國昌先生是一個比較關鍵的人，是不是？你是透過他認識梁展文先生的，之後他曾在2008年5月8日與你和梁展文先生食飯，而這餐飯是由鍾國昌先生做東，即他邀約……

鄭家純博士：

不是，是我做東。

梁國雄議員：

其實他那天請你去的時候.....

鄭家純博士：

不是他請.....

梁國雄議員：

哦，你透過鍾國昌先生邀約，不好意思。

鄭家純博士：

是，約梁先生。

梁國雄議員：

OK，那麼鍾國昌先生是一位頗關鍵的人。其實那天是你透過他約梁展文先生傾談有關新世界中國的工作性質和範圍的事，是不是？

鄭家純博士：

當天是在鍾先生離開之後，我們才正式傾談。

梁國雄議員：

我明白，我明白，你是這樣寫的。

鄭家純博士：

嗯。

梁國雄議員：

整個事件便是這樣，在2006年3月至4月，你透過鍾國昌先生認識了梁展文先生，之後便沒有任何聯繫。你的供詞寫明："我與梁先生亦無任何接觸或聯繫"，是不是？

鄭家純博士：

是。

梁國雄議員：

你的意思是，面對面抑或是書信、電話的聯繫呢？

鄭家純博士：

都沒有。

梁國雄議員：

因為這個字眼，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接觸"一定是觸及的，是不是？接觸，其實這個用詞是，"面對面"才是接觸，而聯繫則未必見到面。你的意思是否，即你在供詞第一段裏所說："而在此之後我與梁先生亦沒有任何接觸或聯繫"，包括所有方式——電郵、電話、間接叫人見他，或是透過鍾先生找他，都沒有呢？是不是這樣？

鄭家純博士：

我可以逐一回答你，在認識梁展文先生之後，我沒有與他見過面，或者電話或書信的來往。

梁國雄議員：

明白。

鄭家純博士：

但是，我曾透過梁志堅先生查問過他的為人和他的狀況。

梁國雄議員：

OK，你透過梁志堅先生問他的狀況，究竟情況是怎樣呢？你說你沒有與他接觸和聯繫，是透過梁志堅先生瞭解他的狀況的，這是怎樣的呢？因為你最遲在2006年4月見過梁展文先生，接着便沒有與他有接觸和聯繫，是不是？至2007年你才再問梁志堅先生，那麼你所說透過梁志堅先生聯繫他或者瞭解他，究竟意思是甚麼呢？

鄭家純博士：

因為我想成立這個部門，而這個部門需要一個適合的人士來擔任主管。我經過很多個月的物色和找尋，都找不到好的對象，而我突然間想起梁展文先生，所以我便透過梁志堅先生瞭解一下梁展文先生，是這樣的意思。

梁國雄議員：

你的意思是不是突然間在2007月11月，你想起梁展文……

鄭家純博士：

即未必在11月，即在該段時間想起他。

梁國雄議員：

OK。你就說……你現時在這裏說你要開設一個部門，由於沒有主管，你就去物色人選。你亦講過你沒有用到獵頭的方法，這個在新世界方面的運作中，即使不要講是非比尋常，都是不常見的，是不是？你剛才是這樣講過的。

鄭家純博士：

我沒有講過是不常見。

梁國雄議員：

那麼你……

鄭家純博士：

我亦未……

梁國雄議員：

OK，這樣你就慢慢講吧。

鄭家純博士：

我只是覺得在這個職銜、這份工作，我覺得如果透過獵頭公司或者登廣告來聘請的話，我就覺得不大舒服。

梁國雄議員：

明白。原因是甚麼呢？原因是你覺得該部門很重要，所以用獵頭公司聘請是不可靠？你大約的意思好似是這樣。

鄭家純博士：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梁國雄議員：

那你是甚麼意思？

鄭家純博士：

我的意思，我認為這個部門的職責很重要，其中一個最主要、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誠信問題。我亦沒有講過透過獵頭公司找到不誠實的人，我完全沒有這樣說過。

梁國雄議員：

不是，你的講法是這樣的，就是你與獵頭公司談了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半個小時，你不知道那獵頭公司介紹給你的人是怎樣的，所以你覺得梁展文先生可靠，因為政府審了他那麼多次了，他都"唔瓜得"，不是，即是說.....即是沒有問題，所以你覺得這樣是可靠的，你的意思就是這樣，是不是？

鄭家純博士：

我的意思就很簡單，就是如果透過登報紙或者獵頭公司，在外間聘請人回來，根據他本身的資歷，或者與他談過一兩個小時或者半個小時的話，是沒有辦法全面瞭解他的為人，尤其是在誠信方面。那麼，現在既然政府已經花了那麼長的時間，那麼大的人力物力去審查過他而是沒有問題的，我覺得這是最好的審查。

梁國雄議員：

明白。你這樣就是說其實你有留意到梁展文先生的各種案件。你說政府審了那麼多次，那麼不如你說一說政府審了他多少次，好不好？即是.....這個是你很重要的判斷，是不是？你說.....你的講法是這樣：我不會用獵頭公司，我相信一樣東西，那個人有誠信，其中一個指標就是梁展文先生在他做公務員時，經過幾

次的審查都沒有事。那麼，其實意思是不是你很留意梁展文先生在公務員工作時的表現呢？你是的，一定是的。

鄭家純博士：

我不是，我亦不是……

梁國雄議員：

你不是，那麼你怎知道呢？

主席：

或者梁國雄議員，你先讓鄭先生回答，鄭先生，請你繼續講。

鄭家純博士：

多謝主席。我不是，理由很簡單，我是香港的市民，我每天都看報紙，報紙是很廣泛地報道關於梁展文先生的情況、過程。你現在問我具體的審查，我就完全不知道，只是我一直看，譬如看了一次、兩次、三次的報道，在我腦海之中覺得最後結果是沒有問題的，那麼，在我腦海之中，就是我覺得他的人是非常誠實可靠，就是這樣。

梁國雄議員：

鄭博士，你其實在2007年11月才問梁志堅先生，你的口供是這樣說，無謂重複吧。由2006年到2007年，一段那麼長的時間，你的意思就是說你一直都很留意到梁展文先生，是不是？你作為一個市民般瞭解而已，沒有人給你報告，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鄭家純博士：

不是，我剛才已經講過，我不是說特別留意梁展文先生，而是問題上我一直有看報紙，報紙大字標題有甚麼，我都留意的，現在很多報紙，現在大字標題有雷曼事件、盈科等我都會留意，是嗎？我都有一個印象在我心目中，但不表示我特別關注。

梁國雄議員：

是，鄭博士，我明白你說甚麼，即是說其實是沒有人給你報告，你公司沒有人給你報告，亦沒有人特別向你提及梁展文，你

只是看報紙已經瞭解到梁展文先生是一個誠實的人，你這樣的講法就是這樣。

鄭家純博士：

是。

梁國雄議員：

是嗎？是這樣了。其實我想問真相而已。你是看報紙而已，沒有人告訴你，亦沒有報告。

鄭家純博士：

這樣又不對，又不是沒有人告訴我，因為你看報紙……而我亦透過梁志堅先生，向梁志堅先生問他的為人是怎樣……

梁國雄議員：

不是，這個……這個……鄭博士，其實我已經……即是我看了你那份供詞，你不用重複，除非我覺得你的供詞有問題，或者我覺得有，我就會引述。你的講法就是說在2007年11月才問梁志堅先生，我的問題就是在2006年，你見完梁展文先生之後，到2007年11月，你是如何瞭解梁展文先生的為人。你就講了，就是你看報紙便行，你是這樣說的，是不是？

鄭家純博士：

不是，我想梁議員有些少扭曲了我的講法。

梁國雄議員：

那麼你慢慢講吧。

主席：

鄭先生，我給你機會講這段說話。

梁國雄議員：

你慢慢講，慢慢講。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即是不可以說我由06年開始看報紙就已經瞭解他的為人。

梁國雄議員：

或者早些，是不是？

主席：

梁國雄議員，你可不可以.....

鄭家純博士：

是了，又.....

主席：

.....讓鄭先生答了整個句子，你才再跟進？我給你時間跟進。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即是在問題上，梁展文先生本身的事件，就是在——我記得不清楚是零幾年——00年初，可以這樣說，01、02年之間開始已經醞釀譬如嘉亨灣、紅灣半島，即是不同的東西，那麼事實上，報紙、傳媒亦很廣泛地報道，那麼當時我亦有看報紙或者聽新聞，所以覺得他的為人是誠實可靠。那麼，當然不是一百分之一百，沒有東西是一百分之一百的，所以我亦透過梁志堅先生問梁先生的為人是怎樣。

梁國雄議員：

明白。換言之，就是你現在的講法就是在嘉亨灣事件時，你已經留意到梁展文先生，因為該事件是廣泛報道，好像你所說，報紙都有報道，有頭條，所以你由2001年已經認識.....即不是說與他做朋友那種形式，即是說你知道有梁展文先生這個高官，在處

理嘉亨灣的時候你便知道了，是不是？你現在的意見就是這樣，是不是？

鄭家純博士：

之前我都知道了。

梁國雄議員：

以前都知道，你是怎樣知道的呢？

鄭家純博士：

不是……

梁國雄議員：

即是2001年你都認識他？

鄭家純博士：

我不認識他。

梁國雄議員：

知道他的東西，是不是？

鄭家純博士：

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

梁國雄議員：

明白。

鄭家純博士：

我不認識他。

梁國雄議員：

即是2001年之前你都認識……

鄭家純博士：

我不是認識，我不是認識。

主席：

梁國雄議員，或者你把問題問完後先停一停。

梁國雄議員：

不是，其實我的問題很簡單，是不是在2001年.....

主席：

梁國雄、梁國雄、梁國雄，我是主持這個會議的主席。

梁國雄議員：

OK。

主席：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同事是很難聽到所有證人的供詞。請梁國雄議員你問完問題便停一停，停幾秒，讓我知道你的問題，因為有時你的問題未停，我不知你停了沒有。

梁國雄議員：

行的，慢慢。行的，慢慢吧。

主席：

你停了你的問題，讓鄭先生答完所有的答案，我會讓你再跟進，我一定會再給你機會發問。你把你的問題再問一次。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即換言之，就是在2001年嘉亨灣事件之前，你都知悉梁展文先生的.....即做公務員那時.....做過的事情，是嗎？有印象的嘛。

主席：

你的問題問完了？

梁國雄議員：

是。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我知道是梁展文先生的名字，但不認識他這人。

梁國雄議員：

是。

鄭家純博士：

那你說何時知道梁展文先生在政府裏工作？我就不知道是何時，但是一直都聽到他的名字……

梁國雄議員：

嗯。

鄭家純博士：

聽到的意思，就是譬如你現在香港的高官，我都知道他的名字，很多都知道。但是，我未必認識的，就是這樣解釋。

梁國雄議員：

嗯，明白。

主席：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那麼你就……剛才你曾說你為何會找梁展文呢？就是你要在國內開設一個採購的部門，這個部門非常重要，所以你會想找一個你信任得過的人去做的，對嗎？

其實梁展文先生……你們有提供一個……新世界公司有提供一個廣告，就在《南華日報》內刊登過，就是你普通的去招聘那些採購部的經理，就是在R2那份……即你提供那份文件R2，是在專責委員會議文件編號R2那裏。

主席：

鄭先生，你看到R2的文件嗎？是R2。

鄭家純博士：

嗯。

梁國雄議員：

這個……當然我們都知道這個是一個模擬本……即不是正式聘請梁展文先生的廣告來的，因為你沒有招聘過。但是，就是一個刊登在《南華早報》的……你們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的一個廣告，其中有……你現在看到的，是嗎？是在第3頁那裏，有個Manager - Procurement，是有些requirements的，即有些條件的。

第一個就是University graduate in Purchasing……看不到……

主席：

Quantity。

梁國雄議員：

Quantity surveying and equivalent。即其實……你都知道，你做了這麼久地產，QS是一個專業的資格來的，如果不是也不可以說自己是QS的Surveyor，即不可以說自己是Surveyor啦。另外，就是Qualified member of the HKIS or the RICS，那這兩個都是……據我瞭解，應該都是專業性的團體來的，是嗎？接着就是最少10年的經驗或者有5年是管理那些property developments..... developers，即梁先生不知有沒有……即有沒有這些經驗啦。

所以，我讀下去你自己都看到的，除了最後那兩項之外，梁先生基本上沒這樣的……即可以符合到你們普通一個經理的 requirement，而他……你聘請他是管理那些人。你覺不覺得是有些難以駕御呢？如果他不懂那些東西。為甚麼會是這樣？

主席：

梁國雄議員，你問完這問題了？

梁國雄議員：

是，我問了我的問題。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是。我覺得就是……我需要的這個職位，需要的條件最主要是誠實可靠啦。第二個條件就一定要有很豐富的行政經驗。我覺得梁先生在政府工作了差不多30年，在不同的部門亦工作過。事實上，他在……以我理解，就在……譬如在房屋局或者在政府的……稱作甚麼？叫做工務局，亦擔任職務過，與地產事實上是有關連的。

梁國雄議員：

嗯。

鄭家純博士：

主要……以我理解，他的工作本身都是與行政是有相關的。在政府部門，不同的部門工作了30年，是與行政方面的工作是有關的……我覺得他是很勝任做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因為經驗是最重要的。

那你說具體是否大學畢業，當然是梁先生都是大學畢業。是否合資格的測量師？這些等等的問題，事實上在他來說是不重要的。因為為何？即在我招聘的職位，這些是不重要的，因為他無須理會具體的測量的工作，或者在地盤的工作，而是主要他是組織好一個總的採購部門的工作，總的採購部門工作就是把我國內

數十個地盤的採購，可以集中的採購，那我可以節省很多金錢和簡化程序，很多的。

第二，就是我需要他如何替我把那個行政的架構如何可以精簡、精簡化，不可有冗員和地區性的行政工作是如何大家是溝通，我覺得是對我們公司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剛才所講資歷上那些問題，事實上在他的工作裏，是不重要的。

梁國雄議員：

OK。

主席：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你講的是，你對梁先生的瞭解，你覺得他在政府做事的經驗很好，在那裏是做到事的。其實這個與你……你剛才說你單單憑這個新聞去留意他，似乎真是有點出入的。

我舉個例子，梁先生很出名的是領匯私有化，是嗎？他是主理私有化的，是嗎？或者你說的嘉亨灣……即與地產商交易那時候，是因為他的問題，而給審計署說他是令到政府少收了錢的。又或者紅灣半島，是你閣下的公司的物業，是賤賣的……被一般市民這樣說。其實這個都是很大的……對你來說是應該很深刻的印象，是嗎？即不是一般所講，就是有個官在政府做了這麼久了，他都做得頗好，是……其實是……其實有件事都與你有關的，亦與鍾國昌先生有關的。

主席：

你問完這問題？

梁國雄議員：

是的。

主席：

鄭先生。

梁國雄議員：

你承不承認，公道的說，其實你聘請他的時候，你是記得這幾件事？

主席：

OK，你問完了。

梁國雄議員：

是的，問這個問題。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我聘請他那時候，剛才講過，從來.....

梁國雄議員：

不好意思，我更新.....就是，你說你由2007年你問梁志堅先生的時候，其實你已經知道了這些事，是嗎？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我當然是知道這些事，但是，我聘請梁展文先生那時候，我是完全沒有聯想到這些事。因為我覺得這些事對我來說，是不重要的。因為為何不重要呢？就是因為為何我覺得梁展文先生是誠實可靠呢？就是因為他有這些這麼多的事，而是經歷過這麼多的審查，而最後結果得出來，是沒有問題的。主要是這個重點。你說過程，我事實上亦不知道具體的。當然，在這個審查過程，這十年八年，當某一件大事出來，我亦可能和我的朋友有傾談過，因為每一件大事大家都有討論過這些問題。即是大家茶後飯餘.....甚麼.....

梁國雄議員：

是茶餘飯後。

鄭家純博士：

茶餘飯後，大家閒談而已。我覺得……那感覺……我的朋友對梁展文先生的評語都是正面的……

梁國雄議員：

啊……是這樣子的，明白。你的朋友對梁先生的評語……

鄭家純博士：

即總括來說……

梁國雄議員：

明白，我都明白的，因為你的朋友大多數都是地產商，都是做生意的人。

鄭家純博士：

可以這樣說。

梁國雄議員：

我都明白，對他的評價好我是明白的。但有一個問題就是，你是比較特別的，因為紅灣半島是很少有這麼高調的，整個社會都討論，而梁展文先生剛巧負責那件事，是嗎？而鍾國昌先生正是你們在這事件中的律師。如果老實說，以工作來說，對我來說是畢生難忘的。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我想請教你新世界發展一年賺幾多錢？即more and less，我不是要查你家宅，只是大致上。

鄭家純博士：

我想新世界發展本身每年賺錢，我想在每年的公布全都有了，都不騙你甚麼啦！

梁國雄議員：

好的。其實，公道地說，紅灣半島當年賺的錢是很多，即由於那個差價，根據估價賺好……這個是一個 very significant 的 income 來的，對於新世界發展……如果公道來說，你說是不是？

鄭家純博士：

嗯……

主席：

你問完問題停一停，你問了問題沒有？梁國雄議員。OK，梁國雄議員問完問題，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是的。要做地產發展商，尤其是在香港做地產，事實上那個……地產本身的價錢是浮動得很厲害的，你可以在半年一年之內可能上升一倍；所以問題上，在香港做地產，事實上是有很大風險的。你問我新世界發展做地產，或者投一幅地，可以講在半年內賺一個 double，或者兩倍也不出奇的。那麼，紅灣半島……事實上，當商議地價時，我覺得是一個合理價錢。而過了一段時期，我們賺錢是因為市值升了，而令我們賺錢，而不關係到紅灣半島本身議價的價錢，而是因為市值升了。

梁國雄議員：

明白。你的說法是，在紅灣半島上，你的公司，即其實你有份……你的公司賺取的差價，與梁展文或其他官員對於與你們談判時的估價是有偏低，而令你們賺錢，你沒有感覺到有這樣的事？你覺得是應該的，是嗎？做生意就是這樣，對嗎？

主席：

你問完問題了，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不是的，我不明白梁議員本身……

梁國雄議員：

我向你指出的就是，其實鍾國昌先生介紹你認識梁展文先生，他是你們的律師來的，他是在幫助你與政府就紅灣半島的地價打官司的，是嗎？有份爭拗的，而梁展文先生當時是負責紅灣半島的，你明白嗎？我問的問題是，你怎會不記得這些事？

鄭家純博士：

我沒有說我不記得，而是我想澄清一個問題，就是鍾律師本身代表新世界，是不是……是代表新世界就賠償的問題控告政府……我知道。

梁國雄議員：

是的，但鍾國昌先生是認識梁展文先生的，因為是他介紹你認識梁展文先生的，是嗎？

鄭家純博士：

是的。

梁國雄議員：

那麼，鍾國昌先生在打官司的時候都應該已認識梁展文先生。

鄭家純博士：

應該吧。

梁國雄議員：

是嗎？

鄭家純博士：

我不知道。

梁國雄議員：

你不知道，是嗎？

鄭家純博士：

是。

梁國雄議員：

這麼，你回答林大輝議員的時候說，我不會向鍾國昌先生問梁展文的為人是怎樣的，因為鍾國昌先生與梁展文先生是朋友，所以是信不過的嘛……

鄭家純博士：

我沒有說信不過。

梁國雄議員：

即不可以盡信啦，因為你講得很清楚。

鄭家純博士：

不是……

梁國雄議員：

你說："鍾國昌先生和梁展文先生是朋友關係，他介紹我認識的。這麼，就算我問鍾國昌先生，到底梁展文的為人怎樣，也不及我問梁志堅先生，梁志堅先生是中立的"。你已說了，這個是你的口供來的，是嗎？

主席：

或者就着這點，我想讓鄭先生從自己口中說出，你自己的證供是怎樣？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我只是講，我問鍾先生的話，我覺得他的答案未必中立，即不夠中立，所以不如問梁先生。

梁國雄議員：

是啊，是啊。

鄭家純博士：

是這個意思，卻沒有講他不信他的說話。

梁國雄議員：

不是，這個……

鄭家純博士：

所以……

梁國雄議員：

我修正，我修正……

主席：

梁國雄，梁國雄、梁國雄……

鄭家純博士：

這點一定要清楚……

主席：

梁國雄議員，我身為主席，如果你再是這樣打斷證人的作供，會令到委員會的同事很難聽完一個證人對每一個問題的所有作供，這對於這個委員會的運作會造成很大困難。所以我再提點你，你問完一個問題，我會問你，你問了問題沒有？你問完之後，你要給予充足時間讓每一位證人答完你的問題，主席一定給機會你再續問，因為你是可以續問的。但是，你不可以，亦不方便在證人答問題中間打斷他的答案，這樣的話，所有同事都不能聽到證人的所有答案。梁國雄議員，你知道了嗎？鄭先生請你再作答。

鄭家純博士：

我沒有補充。

主席：

Margaret，吳靄儀議員。

吳靄儀議員：

主席，不好意思，因為我剛才情急下轉頭對梁國雄議員說，我真是覺得這樣不太好的，我想公開向主席講一講，我希望梁國雄議員問完問題之後，有時他的問題是很好的，我想聽答案，但是證人未有機會答問題，梁國雄議員便立即問別的事，令我沒辦法知道證人怎樣回應他剛才那個問題。所以，主席，透過你，我想請梁國雄議員問完之後，讓我們大家一起聽證人的答案，然後跟着他才問下去，我們大家就會聽到他問了問題出來，是得到一個怎樣的答案。多謝主席。

主席：

我剛才已講了這點，我想每次梁國雄議員問完問題，我都會問你問了問題沒有，你問完之後，我再讓有關證人答完所有要答的東西，而我一定有機會給你繼續續問的。鄭先生已答完了，你有沒有問題要續問，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我有問題要問，當然有問題要問啦！鄭先生，你在決定聘請梁展文先生的時候，你就說其實你已經覺得他適合做那份工，原因就是他有誠信。我想請教你，其實你知道梁展文先生曾經給政府部門說他沒有盡責的事情？在嘉亨灣那方面，因為他行使酌情權行使得差，令政府少收了收入，你知道這件事？

主席：

你問完這個問題？

梁國雄議員：

是。你知道這件事？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我當然知道這件事，但每一位官員被人指責，當然是事後……梁先生亦透過不同部門受到審查，我最要緊的是看到最後的結果

是無問題，就是這3個字。如果你說初期某一個部門認為他不盡責，但事後經過審查，而結果是無問題，當然我相信最後的結果，所以我的腦海之中只有3個字，就是"無問題"。

梁國雄議員：

我明白，我想請教你，當然一個人如無被政府控告或者無被法庭宣判有罪，便是無罪的了，或者無被政府控告，便沒有被檢控。但是，審計署其實已就嘉亨灣事件提出明確意見。在你的角度來說……嗰！你小心聽着，一個公務員因為行使酌情權錯了，令政府少收了錢，而令地產商省了錢，是否便有誠信呢？你說他有誠信嘛，你bear in mind，當時是否覺得梁展文先生這樣是可靠、是有誠信呢？抑或有另外一個想法？

主席：

你問完了問題？

梁國雄議員：

是。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是。因為我不清楚嘉亨灣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只是從傳媒和報章的報道知道發生了這件事，我不可以評論梁先生是否因為這件事而有誠信問題。我再重複，我看到或者感覺到，梁先生是經過政府多個部門調查或者立法會審問的，而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無問題，我就覺得應該無問題。因為我並不了解嘉亨灣本身的詳情，所以我無辦法回答你的問題。

梁國雄議員：

明白。你現在說，其實你都不太清楚嘉亨灣事件，即梁展文先生做官時曾經因為行使酌情權錯了，令政府少收金錢這件事，你是不知道的，是嗎？你現在的意思是你不知道抑或是知道？

鄭家純博士：

梁議員，你剛才的問題是在嘉亨灣事件錯用酌情權，這個我不認同，亦可以說不知道，因為我不知道嘉亨灣的具體情況，所以我亦無從答覆。所以，你剛才在問題中加多了幾個字來提問，好像我認為他是錯了，而是……即我覺得你有些少誤導性。

梁國雄議員：

鄭博士……

鄭家純博士：

我想你問清楚些，不要在問題中將你的意見加在我身上。

梁國雄議員：

鄭博士，其實整件事是怎樣的呢。我們全部的同事都想問一個問題，就是你聘請梁展文的時候喜歡他甚麼？你就說他有誠信、有魄力、有組織的能力，在政府做官時表現了這些優點。其中之一的誠信，是指政府審了他多次，原來的字眼就是這樣。他意思是，他做官已有一段時間，政府又查了他多次，他都無問題。我向你指出，你這個看法是不正確的，在嘉亨灣事件他令政府少收了錢。為甚麼我這樣問，其實是有原因的——主席你不用心急——因為當時梁展文的老闆，即在嘉亨灣那時的老闆，就是香港政府和全港的市民嘛。他這樣做令到老闆損失，香港市民和香港政府損失。因為你聘請他為你工作嘛，所以我有興趣搞清楚你那種誠信是甚麼誠信。一個伙計令到自己的老闆有損失，是否叫有誠信？我有興趣搞清楚這點。你今日為甚麼要來這裏呢？其實我與你是不認識的嘛，我只想知道你為甚麼要聘請梁展文，是嗎？所以，你為甚麼想聘請梁展文，我有責任問清楚。你現在說“嘉亨灣那件事其實我不太清楚”。當然你可以這樣說，我現在不是一定要你知道，我指出其實是這樣，你知不知道而已。

主席：

你問完問題？

梁國雄議員：

我問他知不知道？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梁議員，正如我剛才所說，你提問時加上你自己的意見，令人想到這好像是我的意見，我覺得這對我不是很公平。

梁國雄議員：

不如我……

鄭家純博士：

你提問時，最好不要加上你自己的意見。譬如說嘉亨灣，就是嘉亨灣，就不要說嘉亨灣是錯的，然後再問，這以為我說嘉亨灣是錯的。我覺得不是很公平。

主席：

或者梁國雄議員先不要提問。

鄭先生，這個委員會……當然我們同事調查的目的是取證，我們大多數暫時應該不作評論。不過，鄭先生，委員會主席絕對會給你機會和足夠時間，把你個人的證供或意見全部說出來，所以你有時不需太過理會同事如何向你提問。總之，你會有充足時間在委員會前，把你的資料、證據或者意見全部提出。就這個問題，你有沒有補充呢？

鄭家純博士：

謝謝。首先，我不評論嘉亨灣這事是否出錯啦，主要是經過政府長時間的審查，而最後都是無問題的話，我就相信這個情況，就是如此簡單而已。因為我並不了解嘉亨灣的詳情，我怎可判斷他是對還是不對呢？或者令政府有損失，是嗎？如果他是對的，便不可以說政府因此而有損失，是嗎？因為他根據條例，合情合理的做法，怎可以說政府有損失……但因我不知道，所以很難答覆你的問題。

梁國雄議員：

是。

主席：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是。鄭博士，其實我剛才所引用的資料，是政府審計署對嘉亨灣事件的評述。當然，政府審計署可以錯，我時常都說政府部門出錯的。不過，這是客觀資料，我問你知不知道這個資料而已。如果你說不知道，那便算了。為甚麼我這樣問呢？其實我都不是無的放矢的，因為梁展文局長當時職責的確確是保護香港的公帑收入，即保護香港人的利益和保護香港政府的利益。他在行使酌情權時錯了，令到地產商得益，你就覺得他有誠信。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這個事實，如果你說不知道，當然我問來都"嘅氣"啦；如果你知道都覺得這是誠實的話，我就覺得較難理解，因為你是他將來的老闆，你怎會聘請這樣的伙計。這是一個合情合理的詢問，只是複雜些而已。我.....

主席：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我不如cut it short，你知道.....

主席：

梁國雄議員，我留意你這個問題已問了3次，是類似的問題來的。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鄭先生.....

梁國雄議員：

那我不問了。

主席：

因為你問了3次，所以我聽得很清楚。

梁國雄議員：

我向你指出，在嘉亨灣事件中，政府審計署批評梁展文先生在行使酌情權的時候錯了，令香港政府少收了錢。這個是事實，你知不知道呢？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是，我知道這件事，但不表示我覺得這問題是關乎梁先生的誠信有沒有問題，因為你剛才都說過了，審計署都可以錯的嘛，你未……我又不知道詳情，只知道報道說審計署發現，他用這個酌情權把呎數多給了發展商，而覺得他是有問題，令到政府少收這麼多錢，而令我覺得他已經是誠信有問題，這我覺得並不很公平。因為審計署都可能有錯，審計署是在數字上做審計，而對於運作方面，審計署未必瞭解得那麼清楚。問題上，它的觀感是只從它審計的角度來看一件事，所以不夠全面。但經過政府那麼長時間的調查及研究來審查，最後得到的結果是沒有問題的話，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信，是比較全面性。

梁國雄議員：

即是……其實……長話短說，就是你覺得審計署那個……當日那個判斷，即使是真的，都不證明梁展文先生是有誠信的問題了，就這麼簡單而已。即使是真的，嗰，我沒有叫你認是真的，剛才你也說我都知道審計署有說過這樣的事，但誠如我所說，審計署有時都會錯的，所以你覺得審計署那個……說梁展文先生行使酌情權是錯了，少收了收入，不會影響你對梁展文先生的誠信的懷疑嘛。

主席：

你問完你的問題沒有？

梁國雄議員：

是，是的。

主席：

鄭先生。

梁國雄議員：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鄭家純博士：

不，我想請問梁議員，你說審計署的審計是真的，那個"真"字是甚麼意思呢？

梁國雄議員：

即是……鄭博士，無論我們喜歡審計署的報告，還是不喜歡都好，它已經客觀存在，就是它的報告。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它都在那裏的嘛。你可能知，可能不知，你剛才就說你都知道，不過，你覺得查了那麼久都沒有事，所以最後政府查了沒有事，這才是你的結論，所以你覺得梁展文的誠信沒有問題，其實是這樣的，是嗎？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第一，我不是說我自己喜歡不喜歡，都不關我事，我如何喜歡不喜歡呢？而是第二，你剛才所說"真"，我想瞭解一下"真"的意思，是不是說審計署所審計的東西是正確的，他是有罪的，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仍然認為他誠實可靠，我就答覆你，不是的，因為審計署那時審計的東西未必是真的嘛，可能是真，可能是假的嘛，即是可能是錯誤的嘛。經過事後長時間的調查，而發現他是沒有問題的，那我覺得這個可信性比較多，就是這個意思。

梁國雄議員：

明白。其實，即是你沒有看過審計署的報告，是嗎？

鄭家純博士：

我沒有看過。

梁國雄議員：

OK，我其實就是想找這個答案而已。

鄭家純博士：

OK。

梁國雄議員：

你沒有看過審計署的報告，你今日在這裏說的，就是沒有看過審計署的報告，你在這裏說的嘛。

鄭家純博士：

沒有。

梁國雄議員：

OK，明白了。嗰，你沒有看過審計署的報告，你都會覺得梁展文先生是有誠信，做事"好好嘢"，那我當然尊重你那個選擇，是不是？你是老闆……你喜歡聘請甚麼人也可以。但是，第二樣我想請問你的是，你對領匯上市有沒有印象呢？

主席：

你問完你的問題了？

梁國雄議員：

是。

主席：

鄭先生。

梁國雄議員：

因為他是……

主席：

梁國雄議員，我問了你，你還有沒有問題的，我希望.....主席要讓人回答。如果你未問完的話，我就.....

梁國雄議員：

OK，多謝，多謝主席。

主席：

不然的話，我每一次問完你問題，你再加東西.....

梁國雄議員：

OK，多謝。

主席：

那我又要多問一次的了。梁國雄議員，你問完你的問題沒有？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是，多謝主席。我當然知道領匯的問題，但是，具體詳細情形我不知道。

梁國雄議員：

我想請教你一樣事情。嗰，在領匯一事上，因為領匯起初上市時，就是主要由梁展文先生建議的.....給這個叫做策略投資者，即是在海外買的.....是九成。我想請教你們新世界有沒有透過任何的渠道，在策略投資者處購入.....準備購入領匯的股份？

主席：

梁國雄議員，你問完你的問題嗎？

梁國雄議員：

問完。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依我記憶，應該沒有啊，我……真的……我不記得了，照理應該沒有。

梁國雄議員：

不要緊，如果你不記得，日後再上來再補充都可以的。

鄭家純博士：

我不記得了。

梁國雄議員：

這個……如果只要你不是故意講大話就行了。

鄭家純博士：

嗯，嗯。

梁國雄議員：

是可以補充的，這個委員會。你現在說的就是，在任何階段，你們新世界發展，或者你們的子公司、母公司都好，是從未透過海外的策略投資者，嘗試去買領匯的股份嘛，是嗎？

鄭家純博士：

我不記得。

梁國雄議員：

不記得，不要緊。如果我找到是的，我就問你……請你上來問“為甚麼你不記得”吧了，不要緊。

第二就是，在領匯上了市之後，倒過來……九成是給香港人買，一成給外間的人買。你們新世界發展的所有公司，有沒有購入這個領匯的股份，透過其他的公司，或者你直接買，有沒有？

鄭家純博士：

你是說在市面上？即上市之後買？

梁國雄議員：

是。

鄭家純博士：

我想，沒有。

梁國雄議員：

沒有，OK，行。第三就是，兩件事情跟你們無關的，你都不記得，即印象很模糊。第三就是紅灣半島這個問題。

主席：

是甚麼問題，你說吧。

梁國雄議員：

是，紅灣半島……在紅灣半島的過程中，這個鍾國昌……這位律師有沒有向你提及他認識梁展文？

鄭家純博士：

沒有。

主席：

鄭先生答了"沒有"，梁國雄議員，請你繼續吧。

梁國雄議員：

甚麼？

主席：

鄭先生答了"沒有"，請你繼續。

梁國雄議員：

沒有？不好意思，很細聲，聽不到。我現在再想請教你另一樣事情，就是這位鍾國昌律師，他向你介紹梁展文的時候，他有沒有對你說梁展文先生沒有工作，想找份工作？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沒有。

梁國雄議員：

有沒有？

鄭家純博士：

沒有。

梁國雄議員：

還有一樣，就是你在你那份口供說，你在2月11日向梁志堅先生瞭解梁展文的為人，接着隔了數個星期後，你就問梁先生……鄭先生……你就問梁先生，梁展文有沒有工作，是嗎？是不是這樣？

鄭家純博士：

是。

梁國雄議員：

是，其實你說11月……2007年11月，是一個很……很大概的……你記不記得是11月初還是月底呢？你問梁志堅先生的時候。

鄭家純博士：

我不記得。

梁國雄議員：

記不記得呢？

鄭家純博士：

不記得，大約是那個時候，我不記得了。

梁國雄議員：

明白。

鄭家純博士：

正確日期，不記得。

梁國雄議員：

你就在幾個禮拜之後，你就再向梁志堅先生瞭解梁展文的近況，你就知道他去了旅行，回來再打算。你在5月8日就主動找鍾國昌……即鍾國昌先生，請他約梁展文先生出來，是嗎？

鄭家純博士：

是。

梁國雄議員：

是，我想請教你，為甚麼你不是叫梁志堅先生去約而找鍾國昌先生去約呢？

鄭家純博士：

有兩個原因。

梁國雄議員：

請說。

鄭家純博士：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託了梁先生問梁展文先生，而梁先生本身過了幾個月也沒有甚麼回覆，可能是沒有甚麼結果。第二個原因是，我不想太過正式化來約梁展文先生，我想比較是……當一

個譬如是朋友式，因為我不知道他當時心目中是否想入來工作，即不想有太尷尬的情況出現而已。

梁國雄議員：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為甚麼要找鍾國昌先生，正因為要避免尷尬？

鄭家純博士：

如果他拒絕我，大家可能會有少許尷尬，我不知道後果如何，但問題是，結果一樣，我一樣與他午膳。至於透過誰去約，我想並不關鍵。

梁國雄議員：

透過誰去約是重要的。

鄭家純博士：

是嗎？

梁國雄議員：

因為這是證據的一部分。

鄭家純博士：

嗯，OK。

主席：

梁國雄議員。

鄭家純博士：

但是，在我來說，就並不關鍵。

梁國雄議員：

恩，明白。

主席：

梁國雄議員，你是問這個問題，你不用回答？

梁國雄議員：

因為他不明白，所以我便向他解釋，他說不重要，我其實想告訴他，我不是無的放矢，而是證據一部分。

鄭博士，你在5月8日那日很短時間而已，鍾先生便先離開，因為你主要靠他去約，而鍾先生不在場，你與梁展文先生傾談所謂……新世界中國的工作性質及範圍等事項。你是否記得，梁先生當日有甚麼說過呢？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具體上我記得不太清楚，但重要的可以有少許印象，就是我與梁展文先生傾談的，主要是他有沒有興趣加入我們新世界中國、負責甚麼範疇的事務、工作的關係如何、工作的地方大多在何處，以及薪酬方面等諸如此類，是一個大綱性的探討，而不是說具體的問題。

梁國雄議員：

明白。你所說大綱性的探討，即是未說實的，對嗎？

鄭家純博士：

我剛才答覆過，約是八成。

梁國雄議員：

八成。其實，當日你又沒有說聘請梁展文先生，梁展文先生又沒有取得工作，你說只是大綱，對嗎？

鄭家純博士：

可以說是八成，即大家感覺到，他亦願意加入我那裏，我亦願意聘請他。但是，具體上，譬如他說三、四百萬元的package，

如何三、四百萬元便沒有傾談過，是否310、320、350、360是完全沒有傾談過的，只是說我這個都可以考慮，並沒有問題。所以，不可以說是一個百分之百合約式的東西，而可說是八成，因為大家的印象，都覺得我願意聘請他，他亦願意過來工作，有這種印象存在。

梁國雄議員：

是，八成的意思是，你覺得會聘請他，而梁展文先生又覺得你會聘請他，是否這個意思，對嗎？

鄭家純博士：

我覺得我當然會聘請他，但亦覺得他會到來我處工作，即我的感覺。至於梁先生的感覺，我覺得他亦願意加入我們公司工作，即是感覺，但因為具體的仍未傾談，所以，我只說八成，便是這意思了。

梁國雄議員：

明白。所以當日離開那間……即用膳後，其實大家也沒有再約？

鄭家純博士：

甚麼沒有再約？

梁國雄議員：

肯定沒有約，你離開後大家都是各自回家考慮，對嗎？

鄭家純博士：

沒有約、沒有約、沒有約。

梁國雄議員：

那麼，你有否約下次再傾談？因為你只談了八成，還有兩成？

鄭家純博士：

我就對他說，就是我說我會叫我兒子鄭志剛負責跟進這件事情。

梁國雄議員：

嗯，明白。

鄭家純博士：

我便沒有與他接觸了，直至7月17日。

梁國雄議員：

明白。你說你向兒子透露你與梁展文先生會面及邀請他加入新中的事宜，其實是何時呢？你之後的意思是隔了兩天，還是回家後便立即對他說。

鄭家純博士：

我想，差不多是即日。

梁國雄議員：

即日。

鄭家純博士：

是的，差不多是即日，或許最多是隔了一日，我記不清楚是即日還是隔了一日。但是，在短時間內對他說。

梁國雄議員：

所以你給的指示就是，我現在決定聘請梁展文，你幫我與他接觸，是這樣嗎？

鄭家純博士：

我不是說決定聘請梁展文，我說有興趣聘請梁展文。

梁國雄議員：

啊，明白。

鄭家純博士：

即會聘請梁展文，有興趣聘請他，並非說到百分之百聘請他。

梁國雄議員：

嗯，原來這樣，所以梁展文先生亦知道你不是百分之百會聘請他的。

鄭家純博士：

八成。

梁國雄議員：

你應該向他表示了。

鄭家純博士：

我沒有對他表示。

梁國雄議員：

那麼，你表示了甚麼呢？其實，慢慢來，因為我問得太急，我是不對的。

鄭家純博士：

嗯。

梁國雄議員：

你說傾談了八成，其實很簡單，究竟你有沒有告訴梁展文先生，我一定會聘請你，只差少許，譬如薪酬可能要商議，或許要獲得政府的批准。在這方面，我為何要這樣問，其實是證據的一部分，我是想知道實際的情況如何。

主席：

梁國雄議員，首先，主席聽到這問題已經問了很長時間，而且你已經盤問證人超過1小時，我希望你盡快……

梁國雄議員：

不要緊，我不問也可以，我請另一位同事問都可以。

主席：

因為我們每位同事都有機會問的。

梁國雄議員：

明白。

主席：

所以我希望你問這個.....

梁國雄議員：

不如我不問，問最後一個問題吧。

主席：

.....梁國雄，請聽我說，讓我說完你才回答，我希望就這個範圍，你用短時間完結這詢問，我讓下一位同事問，然後便會休會，你問完這個範圍。

梁國雄議員：

那麼，我問兩、三個問題。其實，我.....這個問題不問你，我想請教你另一樣事情，你在作供時表示，你覺得就梁展文這件事有些人為了政治利益而搞政治平台，才吵得這麼厲害。我又聽到主席在開場白中說劉江華議員，即我們的同事要迴避，因為你是民建聯的監察委員會成員，據你瞭解，民建聯是一個甚麼團體呢？是否一個政治團體呢？

鄭家純博士：

是的。

主席：

梁國雄議員，我要提一提你，除非你的問題與研訊有關。

梁國雄議員：

有。

主席：

你要……

梁國雄議員：

因為證人……

主席：

梁國雄議員，我要提醒你，你要直接將問題帶入研訊的範圍，否則，主席不會太容許用研訊時間問一些與研訊無關的問題。

梁國雄議員：

當然有。

主席：

你要直接將問題引入與研訊事件有關的，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這是一個調查梁展文先生、由立法會成立的委員會，你是否覺得這個平台便是你所說的政治平台呢？或你是指其他？

主席：

梁國雄議員，你問完你的問題嗎？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不是。

梁國雄議員：

是，抑或不是？

鄭家純博士：

不是。

主席：

他答了不是。

梁國雄議員：

這樣，你所指的政治平台是甚麼？你究竟是否指民建聯？因為你是民建聯的人。

鄭家純博士：

不是。

梁國雄議員：

那麼，你指甚麼？

鄭家純博士：

我沒有指任何人。

梁國雄議員：

那麼，即是無的放矢。

鄭家純博士：

又不是無的放矢。

主席：

梁國雄議員，我希望你繼續聽主席所說，我們這個研訊的目的是取證供，太多不必要的評論是沒需要的。

梁國雄議員：

不是，主席，不好意思，這個是證人在此所說，是證供的一部分，他沒有說這是剔出證供以外，他說有些人拿取政治利益、提供政治平台，這是他證供的一部分，我當然有責任盤問他，他是否說民建聯。

主席：

不是，梁國雄議員，我作為主席……

梁國雄議員：

因為我聽過他只得一個政治組織而已，他可能是說民建聯的，這是他證據的一部分，如果我不問，我是對不起自己。

主席：

不是，梁國雄議員，你說完沒有？

梁國雄議員：

即他的說話是沒有根據的，都不知道他在說誰。

主席：

主席剛才講不必要評論的意思，當你講鄭先生……

梁國雄議員：

那麼我現在問他是說誰，如果你不是的時候……

主席：

梁國雄議員，你讓我講完……

梁國雄議員：

……我現在向你指出，他講的說話是沒有根據的。

主席：

梁國雄議員，梁國雄議員，你講完的話就由我講好了。

梁國雄議員：

我覺得若他說不出來，就由我向他正式指出，就是他的說話是沒有根據的。

主席：

梁國雄議員，我亦講過……

梁國雄議員：

否則，他就是說……

主席：

梁國雄議員，我們這個委員會，是有機會讓所有證人講證供，當你講……

梁國雄議員：

那麼讓他講。

主席：

你問與民建聯的直接關係，我都讓你問，不過當鄭先生答完之後，你說他無的放矢，這4個字是一個評論性的講法……所以我講無關係的評論，就是指這4個字，不是說你問民建聯和政治平台一事。

梁國雄議員：

OK，主席……

主席：

政治平台，你可以問，因為他已答過這個問題，OK？

梁國雄議員：

主席，我現在正式再問一次。

主席：

你問他一次。

梁國雄議員：

鄭家純先生，你所指有些人有政治目的，要製造一個政治平台，是不是指民建聯？

鄭家純博士：

不是。

梁國雄議員：

那麼你是指甚麼人呢？如果這樣說，這個都是平台。

鄭家純博士：

我沒有刻意指任何人。

梁國雄議員：

那麼我向你指出，如果你在這個委員會所提供的證據是沒有根據的話，我認為是不符合事實的，是不需要注意這項證據的。

鄭家純博士：

我只是講我自己的觀感和感受而已。

主席：

好了，就這個範圍，我相信梁國雄議員已經問完他應該要問的事情，那麼我現在宣布休會5分鐘，然後就……因為還有4位同事要問鄭家純先生和梁志堅先生，所以我們要繼續這個研訊。

休會5分鐘。

(研訊於上午11時32分暫停)

(研訊於上午11時39分恢復進行)

主席：

在繼續進行研訊之前，我要問一問大家的意見。因為現時在這個名單上，就鄭家純先生及梁志堅先生的研訊，最少還有4位同事會舉手發問。我想問有沒有其他同事……我讀一讀你們的名字：潘佩璆、湯家驛、吳靄儀和何秀蘭。我想問還有沒有其他同事會發問？有沒有同事會問第二輪呢？OK。

你，未決定，對不起。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4位。OK。

我要處理一個問題，因為按我們原來的研訊時間，一定要在12時半完結。我們今天是有要求梁展文先生前來的，現在委員會要決定，他是否需要留在這裏至12時半。因為現時很有機會不能

在今天開始關於梁展文先生的研訊。我想大家給些意見而已。林大輝議員。

林大輝議員：

應該是問不完的。

主席：

那麼我們可以讓他先離開，然後下次再請他來。大家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這便算是大家的共識，好嗎？那麼我請秘書通知梁先生，他今日可以先離開。

好，我們繼續這個研訊。潘佩璆議員。

潘佩璆議員：

多謝主席。鄭博士，我想問一問，關於在你的陳述書裏，即W16(C)所載其中的第3點，你提到你曾經請梁志堅先生瞭解一下，有關梁展文先生是否有興趣加入新世界。我想瞭解一下，你在這裏所講的新世界，是指你們整個集團，即包括母公司在內，還是當時已經有一些比較……已經想到他會加入某一個部分或者部門呢？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我的意思是，在新世界的新世界中國地產。

潘佩璆議員：

你的意思就是，當時已經想到要找梁展文先生加入新世界中國？

鄭家純博士：

是。

潘佩璆議員：

請問你為何沒有在這份陳述書裏寫明這一點呢？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因為新世界就已經包含新世界中國，"新世界"這3個字本身，可以說是能夠代表新世界發展或者新世界中國。我覺得"新世界"已經表達了，或者我不知道是要那麼具體的。

潘佩璆議員：

在當初考慮的時候，是否並無特別考慮到，他一定是集中在新世界中國工作，而是有可能聘請他在新世界集團的其他部門工作呢？

鄭家純博士：

考慮的時候已經……在我的心目中，已經有指定的工作崗位給他。

潘佩璆議員：

此外，主席，我想請鄭博士澄清一下，在你的陳述書裏的一些日期，因為這些日期與梁展文先生給我們的日期是有點不同的。在未說這些日期之前，我想問一問鄭博士，你所提供的會面日期等等，是根據你的記憶提供，還是查閱過自己的日程表才提供呢？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除了吃午飯留有紀錄之外，其他的日期都沒有紀錄，只是依靠我的記憶，所以不是太準確的。

潘佩璆議員：

明白。或者我在這裏簡單地說一說有出入的日期。第一，就是關於閣下，即鄭博士和梁展文先生經鍾先生介紹下的第一次見面。根據你的陳述書，是在4、5月之間，即是2006年的4、5月之間。

主席：

潘醫生，他所寫的應該是2006年3至4月之間，在3至4月間出席一個公開活動。

潘佩璆議員：

是的，不好意思。此外，鄭博士提到，在2007年11月，你向梁志堅先生問及梁展文先生的事情。而我的理解是，梁志堅先生是在這個日期之後，才約見梁展文先生的。而梁展文先生所提供的日期則是2007年10月，當日他是和梁志堅先生以及一些地產界人士吃午飯，所以我的理解是，這個日期是早於你向梁志堅先生問及梁展文先生事情的日期。

主席：

你想他回應這個問題？

潘佩璆議員：

我只是想澄清，是有這些在日期上的一些誤解。或者鄭博士，你會否考慮採納這個日期……你會同意梁先生的紀錄還是你的紀錄？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梁志堅先生是在何時見梁展文先生，我不知道。而且，我亦不知道他跟其他發展商與梁展文先生一起吃午飯的日期。我說的日期是2007年11月，只是大約而已，可能是在10月或11月發生，事實上我記得不太清楚。

潘佩璆議員：

是，好的。或者這就是……或者我不再深入探討這個問題。關於另外一個範疇，我想問一問，就是在今次這事件中，亦即新世界中國聘請梁展文先生一事，牽涉到公眾觀感的問題。現在很明顯發生了很多事情，引起了公眾觀感的問題。我想瞭解一下，鄭博士，你作為新世界集團的掌舵人，對於你們企業的公眾形象，你們的看法是怎樣的？而政策又是怎樣的？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對於公眾形象，我們公司的看法是認為重要的。

潘佩璆議員：

或者我想再追問，既然認為是重要的話，貴公司採取了甚麼措施來保護或建立一個良好的公眾形象呢？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有甚麼措施？我認為很多時候，每件事都是突發性的，很難講出有甚麼具體的措施，我只是盡力保障公司的形象。

潘佩璆議員：

或者我想瞭解一下，在新世界集團內，有沒有一些部門或者同事是專門負責研究公司的形象……針對公眾評價這方面呢？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在專門研究方面，我覺得我們是沒有這個部門的，但是我們有PR的部門。關於怎樣向傳媒，怎樣就基金或向公眾作出表達，我們是有專門的部門。

潘佩璆議員：

另外一個相關的範疇，就是一個企業與社會公平的問題。或者貴公司對於企業與社會公平這方面，有沒有甚麼立場和看法呢？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我覺得社會的觀感與企業的形象，對公司來說均是很重要的。

潘佩璆議員：

我相信沒有人會置疑，一間企業一定要賺取盈利，但是在賺取盈利的過程中，怎樣才不會侵犯到社會的公平，我相信大家亦會覺得這一點重要。我想問鄭博士，作為這個集團的負責人，對於在維護社會公平這方面，你們的集團有沒有訂立一些措施或方針呢？

鄭家純博士：

我會盡力而為的，我會盡力去做。

潘佩璆議員：

可否說一說是怎樣盡力去做呢？

鄭家純博士：

我想沒有具體的措施可以講出，而是我會盡力避免發生損害公司形象的事情，以及對企業作出承擔，或者對社會有承擔、責任的承擔。

潘佩璆議員：

在紅灣半島事件方面，我想我們不希望在這裏講太多細節。當時引起了社會的一些關注，如果我印象中沒有記錯，其實引起社會最大的關注，就是貴集團當時提出想拆卸紅灣半島，重新再興建，雖然後來這個計劃都取消了。但在這件事上，或者鄭博士你覺得，你們集團如果事後回望，覺得有沒有一個……即有沒有一些，或者另一個方法處理呢？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剛才你所問的就是社會承擔，我可以說一個例子，就是紅灣半島拆卸的情況。在我公司的立場來看，我覺得我們拆卸紅灣半島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但是，為何最終我取消拆卸呢？主要的原因就是一個社會承擔。

潘佩璆議員：

或者可不可以，我想請鄭博士你再多說一些，為何你會認為這樣是一個社會承擔呢？

鄭家純博士：

因為當時的情形，如果是因為拆卸這個問題，而引起社會的不安或者爭拗，或者很多……令到很多人利用這件事，我覺得會令社會和諧安定有影響，我覺得我是有責任盡量怎樣平息它們。

潘佩璆議員：

主席，我想現在再問一問關於梁展文的聘任情況。社會上有個關注就是，梁展文先生會不會透過他在公職上行使一些酌情權，或者是他權力範圍之內可以作出的一些決定，令地產商得益，而在他退休之後，地產商用一個方法來給他酬謝。在這方面來說，這亦是我們今次這個委員會研究的一個核心。就回應剛才所說的，關於公眾形象方面，或者我想問一問鄭博士，在你決定聘請梁展文先生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公眾形象和表面上看起來關乎社會公義方面的考慮呢？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我完全沒有，因為我聘請他的時候，完全沒有聯想起紅灣半島。因為紅灣半島本身，以我理解，第一，紅灣半島講地價的時候，是地政方面做主導的，而梁先生有沒有參與、內部有沒有參與，我不知道。但是，以我的理解，按照我聽的匯報，他是很少參與，可以這樣說。第二，我聘請梁先生，主要是聘請他在中國大陸做工作，完全與香港的業務無關，何來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呢？

至於說利益輸送或者滯後利益這個題目，更加……更加沒有。因為如果是有的話，有甚麼可能我在這個時候聘請他，可以過5個月才聘請他，便完全不需要這些程序。我覺得，即是完全沒有在我腦海中浮現過，是會發生今天我要到來立法會這個問題。因為錯就錯在，就是時候剛剛碰着立法會選舉，很多人靠這些事件製造很多的政治本錢，或者平台諸如此類的東西，變成將整件事敏感化，這點我是始料不及的，想也沒有想過。

潘佩璆議員：

鄭博士的意思是不是說，本身作這個決定的時候，並沒有考慮過公眾會有這樣的觀感？

鄭家純博士：

完全沒有考慮過。因為完全沒有想過，對公眾產生這樣的觀感，因為為何呢？因為我做生意聘請一個高官，一切依足程序，政府全部已批准，而他的工作是在國內工作，而都引起公眾這樣的觀感，我覺得真的無法想像得到，以及我相信他亦沒有參與，或者積極參與紅灣半島補地價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然產生這樣的公眾觀感，我覺得……我想都沒有想過。

潘佩璆議員：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一問，鄭博士，你認為今次這件事，對於新世界集團有沒有一些實質的影響或損害？

鄭家純博士：

我覺得對我們一定有一些損失。當然，形象上多多少少會有損失。第二方面，實質上我聘請不到梁展文先生，可能是我的損失。因為到現在我這個部門仍然不可以成立，因為我感覺到我這個部門對我們公司非常重要，在於管理方面及節流方面很重要。

主席：

湯家驛議員。

湯家驛議員：

我想問一問，鄭博士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地產發展商，我不知道鄭博士從事地產發展工作……

主席：

湯家驛議員，請你戴上咪高峰。

湯家驛議員：

Sorry，我想問一問，鄭博士從事了地產發展工作有多久？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很久了，有……30年，應該30年也有了。

湯家驛議員：

在過往30年，你有與政府在不同層面接觸和交手？

鄭家純博士：

有接觸，但不是很頻密的接觸。

湯家驛議員：

梁志堅先生都幫了你們公司和幫了你本人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是不是？

鄭家純博士：

是。

湯家驛議員：

多久呢？

鄭家純博士：

超過30年。

湯家驛議員：

30年。

梁志堅先生：

To be exact呢，37年。

湯家驛議員：

那麼，如果說梁志堅是你的左右手，你都會同意？

鄭家純博士：

可以這樣說。

湯家驛議員：

剛才你回應我一位同事的時候，你說你的瞭解是，梁展文先生參與紅灣半島的事情非常少，甚至乎沒有，如此這樣的信息，是不是梁志堅先生給你的呢？

鄭家純博士：

這個不是梁志堅刻意說，梁展文先生沒有參與紅灣半島，而是我聽到梁志堅先生向我匯報紅灣半島談判的過程，是很少 —— 或者我印象之中 —— 沒有提及過梁展文先生。

湯家驛議員：

我想問你一些問題，是關於你剛才所提到紅灣半島的問題。紅灣半島是一個比較，即就你來說，是一個比較特別一點的購買，是不是？

鄭家純博士：

是。

湯家驛議員：

當時，第一封信，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就是03年2月，是由地政署去信給梁志堅先生，你有沒有看過這封信？

鄭家純博士：

沒有。

湯家驛議員：

當時賣紅灣半島給新世界，當然政府要求……Sorry，對不起，不是政府要求，是你們要求政府需要更改屋契，這點你明白？

鄭家純博士：

明白。

湯家驛議員：

政府所要求的數目是超過……最初提出來是超過25億的補地價。

鄭家純博士：

有這樣的印象。

湯家驛議員：

我相信，不止是有這樣的印象，對嗎？即如果是談一宗這麼大的生意，即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是一宗很大生意。那麼梁志堅必然是很緊密地向你匯報事情的發展，這點對不對？

鄭家純博士：

對。

湯家驛議員：

而新世界一向.....對不起，新世界在那段時間所堅持的補地價是.....7億，政府是要求25億，你們還價就是7億，大約.....

梁志堅先生：

主席。

主席：

梁志堅先生。

梁志堅先生：

關於紅灣半島的交往，絕大部分是我去主持、我去.....

湯家驛議員：

我明白的，梁先生。

梁志堅先生：

所以，有很多事.....

主席：

你讓梁先生先講。

梁志堅先生：

如果你問鄭先生，當然他知道他會回覆你，若是認真甚麼的話.....因為我還有一次.....在5月19日再到來詳細地告訴大家。

湯家驛議員：

主席.....

主席：

或者當湯家驛議員……

梁志堅先生：

我只是想講一聲吧。

主席：

在湯家驛議員進一步發問之前，我要提醒大家一點，今日我們是集中問關於梁展文先生的聘任問題，我們在5月中會有一節很長的時間——我相信會很長的——會詳細研訊關於紅灣半島……因為同事今日不是每人帶齊有關紅灣半島的資料和機密資料的。所以，我希望湯家驛議員用這個角度繼續提出你的問題，我會讓你提問的，關於聘任的問題。

湯家驛議員：

主席，我相信你是明白我在問甚麼的。

主席：

我知道，你繼續吧。

湯家驛議員：

我不是問紅灣半島的詳細情形，我相信主席是明白的。我亦都相信鄭先生和梁先生是明白的。如果有細節的問題我需要問梁先生的話，我稍後會問的，但目前我希望鄭先生回答。剛才我問問題的時候，鄭先生在點頭，但因為我們的紀錄系統是不可以記錄點頭的，或者請鄭先生回應。

主席：

你把問題再問一次。

湯家驛議員：

主席，我不是完全記得我問的問題的用字是怎樣，但我記得我的問題是，鄭先生，你當時是瞭解到新世界集團與政府在紅灣半島的分歧是，政府要求補地價25億，而你們還價7億，這個你是瞭解的？

主席：

鄭先生。

鄭家純博士：

有印象是，但具體數字我不記得。

湯家驛議員：

我的問題是，你應該不只是有印象，因為這個是說一個比較大的和一個獨特的買賣。

鄭家純博士：

對。

湯家驛議員：

你應該是……你同意。我亦斗膽地說，一個這麼獨特和一個這麼大的買賣，梁志堅先生應該是不時向你匯報的。

鄭家純博士：

對。

湯家驛議員：

而最後……先不要說最後，而延伸到2003年7月，甚至是新世界集團是發告票控告政府。

鄭家純博士：

我知道。

湯家驛議員：

要用到告票控告政府，這個決定必然是你的決定，對嗎？

鄭家純博士：

我有參與，可以這樣說。

湯家驛議員：

之後，你們和政府達成了協議，政府願意收取8億……大約8億……8億4,000多萬……

鄭家純博士：

8億6,000多萬……好像是。

湯家驛議員：

8億6,000多萬，你是完全理解。在這個過程中，梁展文先生是房屋署署長，這件事是一定知道的。

鄭家純博士：

是。

湯家驛議員：

雖然那個討價還價的討論是由地政署與新世界集團進行，但你作為一位這麼資深的地產發展商，你必然理解到房屋署署長梁先生是有一定程度的參與，你是否同意？

鄭家純博士：

我不同意。

湯家驛議員：

我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說一幅普通賣地，我們在討論的是原本政府建作居屋用途的樓宇，不是一幅普通的地，所以，與房屋署必然是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你是否同意？

鄭家純博士：

同意。

湯家驛議員：

那密切的關係甚至到了一個程度……假如新世界集團和政府談不合攏，可能房屋署要購回那幢樓宇，或者將那幢樓宇用其他方法套現、變賣，是否同意？

鄭家純博士：

同意。

湯家驛議員：

所以，必然與房屋署署長有密切關係，這點你是應該明白的。為甚麼你在今日向我們這個委員會，竟然說你得到的印象是房屋署署長梁展文先生參與這件事是非常少。為何你會這樣說呢？

鄭家純博士：

因為以我這三十多年來在地產界的經驗，以及和政府本身很多情況的補地價，據我瞭解，補地價事宜全由地政署主導、地政署決定的。你剛才說，這個是很特殊的情況，可以講那個業主是房屋局……房屋署。但是，在我們做生意來看，房屋署也好，地政也好，都是政府其中一個部門，當然，政府部門是有分工的，以我理解，地政是主導補地價問題，所以我認為補地價……因為不論是由居屋轉做私屋，一談到補地價，都是一個問題，就是錢的問題，就是補地價的問題。所以我認為，講錢、補地價，一定是由那個土地局……地政署來負責的。

你剛才提到關於房屋局可能，如果談不攏，它要購回的話，如果房屋局要購回，這個便不關乎補地價，我不清楚是由誰決定，但未發生這件事，主要是講補地價，但補地價，以我理解，一定由地政署決定的。另一方面，梁志堅先生一直向我匯報，關於這個情況，我從來未聽過他提及與梁展文先生有任何傾談的。那麼，便更加加深了我認為紅灣半島的補地價是土地局負責，而梁展文先生是沒有負責的。

湯家驛議員：

根據你的答案，似乎你不會接受政府的文件顯示，差不多所有重要的商議，都有向梁展文先生匯報，正如梁志堅先生有向你匯報一樣。

鄭家純博士：

政府內部如何運作……

湯家驛議員：

我想問你知道不知道？

鄭家純博士：

我不知道。政府內部的運作我不清楚。但是，我們接觸的 ——
以我印象 —— 主導都是與地政署接觸的。

湯家驛議員：

到2003年底、2004年初時，新世界集團建議拆卸紅灣半島。
你瞭解這件事？

鄭家純博士：

我瞭解。

湯家驛議員：

這個是否你自己的意見？

鄭家純博士：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湯家驛議員：

是否你的意見？是否你的建議？對不起。

鄭家純博士：

這個當然不是只是我的建.....

湯家驛議員：

主席.....

主席：

鄭先生，你回答湯家驛議員的問題。

湯家驛議員：

如果梁志堅先生有說話想講，他可以待鄭先生答完我的問題之後作出回應。主席，但我不希望兩位在我問問題的時候有交談，或有交換意見的動作跡象。我希望主席提醒兩位證人。

主席：

我作為主席要提醒所有出席這個研訊的證人，我們委員會同事問你的問題，是要求你個人作出答覆和提供證供。我們希望你是從你個人的角度去講，而無須經過和其他出席人士的商議。當然，如果你有法律上的事情需要諮詢，你可以諮詢法律意見。

湯家驛議員：

多謝主席，其實我亦想提醒證人，其實我問的問題很簡單，如果證人覺得他不同意，或者不明白、或者他不記得，他是可以實講的。鄭先生，我想問你的問題是，當日提出要拆卸紅灣半島必然是得到……最少得到你的同意？如果不是你的建議的話，我相信你是同意這點的？

鄭家純博士：

我同意。

湯家驛議員：

你亦都應該知道當時是否有權拆卸紅灣半島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鄭家純博士：

我不明白你講甚麼法律問題。

湯家驛議員：

我或者再多講一次。當時新世界集團提出一個要求，就是要將紅灣半島拆卸，你的立場當時是，覺得如果不卸拆重建，你們很難賺錢，對不對？你點頭，但你可否答……

鄭家純博士：

對的，對的，對的。

湯家驛議員：

因為我們的錄音紀錄是.....

鄭家純博士：

對的，對的，對的。

湯家驛議員：

.....記錄不到你點頭。而你可不可以拆卸紅灣半島，其中一個問題是一個法律問題，即是說，那個契約容不容許你作為一個買主，去拆卸那些樓宇，你必然明白這件事情。

鄭家純博士：

我認為我是有權拆卸的。

湯家驛議員：

你認為有權拆卸，是因為你已經諮詢了你自己的法律意見，是嗎？

鄭家純博士：

是，沒錯。

湯家驛議員：

你亦都知道政府未必一定會認同你的法律意見。

鄭家純博士：

當然，如果對方不認同，可能打官司吧。

湯家驛議員：

是，沒錯。所以，當時你是考慮過可能需要打官司的。

鄭家純博士：

當然啦。

湯家驛議員：

是。但當然最終是沒有打官司的，因為政府給了你"綠燈"，說你可以拆卸。

鄭家純博士：

再問吧，我聽不明白。

湯家驛議員：

很簡單的問題。你在04年有一個時段，你考慮過可能要打官司。但是，接着下來，政府給了你一個信息，就是政府不反對你拆卸。

鄭家純博士：

那我為甚麼不拆卸呢？我.....我收不到這樣的信息。

湯家驛議員：

因為當時.....你剛才說過你有看報紙的，你很留心香港的時事問題。

鄭家純博士：

嗯。

湯家驛議員：

那麼，因為當時是有一段時間，香港人對於你的提議——拆卸紅灣半島——有很大的反應。但是，政府一直都沒有表示它的立場，你記不記得那段時間？

鄭家純博士：

我不記得了。

湯家驛議員：

你不記得了？

鄭家純博士：

是。

湯家驛議員：

而最終你就是因……你剛才答我們同事的問題，就是因應香港人對於你這個建議，有很大的負面的看法，而你決定擱置這個計劃。

鄭家純博士：

是某些人，不是很多人。

湯家驛議員：

某些人。

鄭家純博士：

某些人。

湯家驛議員：

但是，從你的心目中，你要擱置這個計劃，由始至終都不是因為政府反對而擱置的，對不對？

鄭家純博士：

我想……主要原因就是我不想產生社會的爭拗。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湯家驛議員：

我知道。那你回應我剛才的問題的答案是"對"，不是因為政府反對而擱置這個拆卸的計劃。

鄭家純博士：

這個可以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湯家驛議員：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甚麼？對不起，可不可以說得清楚一點？
你的意思是政府有反對還是沒有反對？

鄭家純博士：

政府反對的嘛！你說那時。你問我，是不是政府反對，所以我擱置了……

湯家驛議員：

對不起，可能是雙重負面的問題。我再問，說清楚。其實當日你回應我……剛才你回應我同事的時候，你說為甚麼要擱置這個計劃呢……拆卸這個計劃呢，是因為你顧及社會和諧的問題。

鄭家純博士：

是。

湯家驛議員：

所以，我接着問你的問題，就是說其實你擱置拆卸這個計劃，主要不是因為政府反對你這個計劃，對不對？

鄭家純博士：

可以說是幾個原因。一方面，就是政府反對，這是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就是社會和諧，又是一個原因。

湯家驛議員：

其實，如果你記得當時的情形，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大約兩、三個月的時間，是香港市民非常反對你拆卸紅灣半島這個計劃。但政府一直都不肯表明它的立場。你記不記得有這樣的一段時間？

鄭家純博士：

我只是記得一小撮的人是很激烈地反對。

湯家驥議員：

鄭先生，很簡單說，即是整件事情去到那個地步，及至你要擋置紅灣半島這個計劃。從你的角度來看，政府其實是盡量配合你公司想發展紅灣半島這個計劃的。

鄭家純博士：

我沒有這個感覺。

湯家驥議員：

你沒有這個感覺？你不覺得政府，特別是政府某一些高官，在這件事裏，其實是非常配合你的要求。

鄭家純博士：

但是，如果是配合我的要求，那為甚麼政府要反對呢？

湯家驥議員：

因為到了最後，正如你剛才所說，是有一小撮人——你說是有一小撮人，我們覺得不是的，但不要緊，是香港有些人極力反對你拆卸，政府然後才走回頭。嗙！鄭先生，我不知道你有看多少報紙，但當日是由我點出，政府在法律上是有權反對你拆卸紅灣半島這個計劃的，亦都是因為這個法律的問題，政府才改變它的立場。你記不記得這件事呢？

鄭家純博士：

這個我不可以代表政府回答你的問題。

湯家驥議員：

但我現在想告訴你，即是我希望你確認，就是在這件事上，為甚麼這個計劃不可以完成呢？從你的眼中，是因為有人反對，不是政府反對。你同不同意？有香港人反對。

鄭家純博士：

又不是全部囉。我考慮的是幾個問題，我剛才說過，一個就是和諧社會的問題，即是有人反對，製造那麼多聲音，製造那麼

多爭拗。那我覺得應該要維持一個和諧的社會。第二個，當然是政府反對，亦是一個理由……理由之一。

湯家驛議員：

鄭先生，你都是堅持你的證供，就是說在整件事裏，你不覺得梁展文先生有幫助你的集團做了甚麼事？你堅持這個看法。

鄭家純博士：

我堅持這個看法。

湯家驛議員：

主席，我還有一兩個簡單的問題想問問梁志堅先生的。然後我會讓其他同事問，我可能要再回來。

梁志堅先生，你記得我剛才所說在2月的時候，地政署給了你一封信，就是要求你們同意購買紅灣半島。在那封信亦都提出有一大堆地契的條文，政府是願意刪除的。你記不記得這封信。

梁志堅先生：

記得。

湯家驛議員：

記得。接着那封信之後，其實是有3次會面的，即是新世界集團與政府有3次會面。這3次會面之中，你自己本人有沒有出席呢？

梁志堅先生：

你說哪3次？

湯家驛議員：

是03年2月的時候。

梁志堅先生：

如果你說整件事來說，由開始傾談之前，我便已經是involve了，那你可以說每一次……差不多可以說每一次，若是與我們公司有傾談的，都是我負責去談判的。

湯家驛議員：

是。那.....

梁志堅先生：

你說政府那封信有各樣的呢，實際上，之前我們都有很多口頭上的傾談，有甚麼方式可以處理這件事呢？為甚麼呢？整個紅灣事件來說，若是完全沒有事發生的話，便很簡單。一個PSPS的contract完成了，政府nominate了一些買家，這件事.....我們就只能夠做完這件事便算了。後來，就是因為政府stop了那個PSPS的買賣或者再有其他甚麼呢，所以，為甚麼後期導致到我們要控告政府呢，是兩件事來的。控告政府是因為一項新的policy出來了，是不依照我們以往那個合同的方式去做的。所以，我們就根據那張合同控告政府。

另外，後來再商談，說買賣或者還有甚麼其他方式，都是那段時間是大家有談論過的，即大家是否坐下來可以有方式處理這件事呢？這件事實際上.....如果要講的，真是.....你問我的記憶是否可以全部記起那8、9年的事呢？我有些當然會記得，有些若你問我，我可以告訴你，我記得的我一定講給你聽；我不記得的，我亦都會講給你聽。

湯家驛議員：

在整個過程之中，其實你是知道地政署很多時候是要向房屋署匯報，甚至乎是徵詢房屋署署長梁展文先生意見的？

梁志堅先生：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mediation的時間，抑或mediation之前呢？

湯家驛議員：

整段時間。

梁志堅先生：

是，整段時間。

湯家驛議員：

整段時間。

梁志堅先生：

整段時間……很早期的時候，我們初期是跟房屋署談的，那時因為是完全沒有buy back那個情況出現的。

湯家驛議員：

梁先生，即你是同意，在這個過程之中，兩年多的過程之中，你和政府很多次接觸，因為你們一直都與政府爭辯這個補地價的問題……

梁志堅先生：

不是，不是，不是。

湯家驛議員：

爭辯……

梁志堅先生：

兩年多不是補地價的問題。所以，我都希望……

湯家驛議員：

我未講完。

梁志堅先生：

我都希望……好，你先講完吧。

主席：

或者梁先生這樣好了，你讓湯家驛議員問完，我給你充分時間慢慢答。

梁志堅先生：

我怕我答不到他，他由頭問到尾，問了我6、7個問題，我答不到那麼多問題。

主席：

或者湯家驛議員你方便的話，你逐個問題問吧。

湯家驛議員：

主席，我都是問一個問題而已。

主席：

你先問一個問題吧。

湯家驛議員：

我問一個問題而已。梁先生，我的問題是，在這兩年的時間裏，你是很密切地和政府接觸的，所涉及的問題包括補地價的問題、刪改條文的問題，到了後期，甚至乎是打官司的問題。你是很密切地和政府接觸的，對不對？

梁志堅先生：

對。

湯家驛議員：

而在這整個過程之中，你是瞭解到地政署很多時候是需要向房屋署，特別是向房屋署署長梁展文先生匯報和徵詢其意見的，對不對？

梁志堅先生：

我要比較詳細地解釋，我不是說對與不對那麼簡單，主要就是你說，很初期一直商談，後來導致最後打官司，不是的，我告訴你。在中段我們就已經發出打官司的意思，不是去到2003年的，2002年的時候我們已經有，是兩件事來的。打官司就是控告政府，說它給予consent.....因為整件事情就是.....因為合同上的問題，合同上政府是可以依足那張合同去行事。在某一段時間，它nominate一些人替它們買了它，去到20個月內都買不到，它就要向我買回.....

湯家驛議員：

主席.....

主席：

梁先生，我知道湯家驛議員是問一個其實都不太複雜的問題，他只是問你在這個過程中，你知不知道談判的地政同事是要不時向房屋署，甚至是向房屋署署長梁展文匯報這件事？你知道這個事實呢？

梁志堅先生：

他匯報就是他自己……他喜歡如何匯報、匯報幾多、是否立即回去匯報，我不知道。但是，每次傾談的時候，我要告訴大家，是3個部門和我一起傾談的。一個是房屋署，一個是地政署，一個是律政署。3個部門都有6至7個人坐在一起傾談的。

湯家驛議員：

沒錯，就是正因為這樣的情形，你作為一個那麼資深的地產發展商的從業員，應該瞭解到他們是不時需要向梁展文先生匯報的。你瞭解到……

梁志堅先生：

你是講傾談那段時間抑或之前？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講清楚。有些事我答你，但答了你我怕你拿來作其他用途。

湯家驛議員：

我不會拿去其他地方，來來去去都是在立法會的。

我的問題是講……很簡單的，梁先生，真的對不起，如果我真的講得不好、不清楚，可能我口齒不夠伶俐。我是在講……

梁志堅先生：

或者我不理解吧。

湯家驛議員：

……那兩年的時間，03年和04年那兩年的時間，你不斷和政府就紅灣半島有接觸。在這段時間之內，你是應該瞭解到，當你們談判的每一個過程之中，政府都需要是或者是有向房屋署，特別

是向房屋署署長梁展文先生匯報……向他匯報，甚至乎是徵詢他的意見，這個你是瞭解到的？

梁志堅先生：

因為他有代表來傾談，他傾談完回去之後如何匯報，是不是真的拿着錄音機這樣回去匯報，我就不清楚。但是，以我所知，有這麼多個部門和我傾談……主要我就是說要分開那個階段。若你這樣問我，我就很難廣泛地告訴你每一件事是梁展文應該知道的，我不清楚他是否知道。我可以告訴你，有些他匯報了我不知，因為實際上他沒有跟我說："我回去向梁展文講了"。我只可以這樣答覆你。

湯家驛議員：

在這個階段裏，你是否堅持你並沒有見過梁展文？

梁志堅先生：

沒有，談mediation那段時間。之前在很早期的時候，是有傾談過的，甚至乎連電話都有傾談過，但我真的不記得。

湯家驛議員：

你說"之前"，你的意思即是03年的時候？

梁志堅先生：

應該是02年。

湯家驛議員：

02年。有見過……

梁志堅先生：

02、03。

湯家驛議員：

那之後你們有沒有通電話？

梁志堅先生：

沒有，很少通電話。

湯家驛議員：

很少還是沒有？

梁志堅先生：

很少，一個半個可能會有，但我真的記不清楚。

湯家驛議員：

主席，我看時間快到了，我或者先問到這裏。

主席：

我想問同事，你們想現在是……因為我們還有兩位同事和有另一位同事想問第二次，我亦有些資料要問的。今天我相信已無法完成第一節。我想問大家的意見，大家想繼續讓多一位同事問，還是現在就結束這個研訊？

吳靄儀議員，你打算問多久？

吳靄儀議員：

是否下一個到我？

主席：

是。

吳靄儀議員：

主席，我覺得我都很難在3、4分鐘內問完那些問題，這對證人亦不公平。如果今天問不完，都要回來的話，我願意下次才問我的問題。

主席：

我想在研訊完結之前向梁志堅先生詢問一點，因為你剛才回答湯家驛議員的時候，回答得……我希望提一提的，你是否記得在

2002年7月2日，鄭裕彤先生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然後覆信給你的那位就是梁展文先生？

梁志堅先生：

是。

主席：

就是覆信給你，然後，那件事是關於……是未到土地的談判的。

梁志堅先生：

未，未。

主席：

在2002年7月的時候，鄭裕彤先生代表你們新世界——當然你公司的名字叫做First Star Development，但其實是新世界的子公司——寫信給政務司司長，當時是曾蔭權，就講關於為何就紅灣半島那個所謂"提名買家"的問題，還未作出決定，而覺得太久了。信寫了之後，曾蔭權先生就叫他的下屬，當然是叫孫明揚，而孫明揚再叫梁展文覆信給鄭裕彤先生。接着，根據資料顯示，就是由你去接觸梁展文先生，就這一件事去討論的。你是否記得這件事？

梁志堅先生：

記得，記得。

主席：

你記得了？

梁志堅先生：

記得。

主席：

但接着我們看到文件裏……因為我想跟進湯家驥議員，再講接觸這個問題，其實你是有接觸過梁展文先生，就紅灣半島那個所謂計劃的問題的？

梁志堅先生：

不是。

主席：

我不是說補地價，你聽我說。

梁志堅先生：

不是，完全不關補地價的事。

主席：

我知道。我是說這項計劃開始的時候拖了很久，你們覺得就要寫一封信，然後去接觸。我想問，接着那個接觸之後的內容，在你的陳述書也好，或者其他資料也好，都沒有顯示的。我想問你，在那一次的信件之後接觸梁展文先生，是透過正式會面接觸的，是嗎？

梁志堅先生：

你是說之後有沒有再接觸？

主席：

因為這封信引發曾蔭權先生叫局長，接着叫梁展文覆信給你，因為他address Stewart，即是你。

梁志堅先生：

嗯。

主席：

然後，似乎你的講法就是，你們會……我讀這個，就在文件T112，梁展文先生回覆："Dear Dr. Cheng"，我想就是鄭裕彤先生。他最後一句說："In any event, I will keep in close touch with Stewart on development of this matter"。"Stewart"我相信是指你，梁志堅先生。

梁志堅先生：

嗯。

主席：

除非他寫完就不接觸，那即是有接觸了？

梁志堅先生：

嗯。

主席：

但剛才我問的就是，這些接觸在給我們的證人陳述書裏是沒有講到的，在其他資料裏也是沒有講出來的。你可否向委員會講講，其實這些接觸是否正式的接觸呢？會面的接觸呢？

梁志堅先生：

實際上，我可以這樣說，因為鄭先生寫的那封信，是有多少complain政府為何出一個consent賣樓，要那麼久的時間都出不到。那幢樓都已經建成了，但仍未出到consent，而的確後來導致我們要控告政府的原因，就是因為一般批出consent賣樓是8個月至9個月，最長不超過一年就出到的。事實上，我們亦有那類的PSPS的consent，亦與政府做過很多項；而這項特別拖了——我可以在這裏說——是兩年零……不知是兩個月還是4個月才出到的。在我們過了一段時間，亦知道政府回覆我們說："喂，我根據合同，我不需要那麼早與你談，雖然政府現在的policy改了。我有權在你批出了consent之後20個月內，我才向你買回……我到了last那日nominate那些人上來都行。"我們說，這些事一直以來practice都不是這樣的。所以，鄭先生就寫了一封信，把這件事情解釋給曾蔭權先生聽。曾蔭權交給甚麼人處理，後來我們也差不多——按我瞭解——在一個多、兩個月後才有信回覆我們的。

主席：

是10月3日。

梁志堅先生：

是，是。這樣覆信給我們說：告訴鄭先生，這件事我一直會keep梁志堅……它那裏寫英文Stewart，它會一直keep那個on going如何，那就是所謂keep呢……就在那段時間，它們房屋署……即怎樣我也沒有辦法，因為那時完全都沒有考慮過說如何去結束這件事情，亦在那段時間，跟它的職員也好，因為它亦派了一些職員來與我們談，就是說有沒有方式可以解決呢這樣。所謂傾談甚麼呢，就真是完全沒有文件、沒有任何東西的。所以說，那時到底是他靠派一個副手與我接觸，肯定我就不是與他有其他的dialogue，所以為何在我那份證供裏面，我是很少與他接觸的。

主席：

不，梁先生……

梁志堅先生：

是，是。

主席：

或許你無需要那麼闡述那些不是我的問題。我的問題只得一個而已……

梁志堅先生：

嗯。

主席：

在這封信最後那句，即是說他會keep in touch with 你……Stewart這裏，之後你有沒有正式與梁展文先生會面，或者通電話、書信呢？你可不可以告訴委員會聽？

梁志堅先生：

記憶所及，沒有書信、沒有dialogue。

主席：

有沒有會面呢？

梁志堅先生：

沒有，以我記憶所及。

主席：

意思即是說，梁展文先生寫完這句說話之後，就沒有做他向這個……因為這封信寫完之後，他要向政務司司長負責的，即他寫完之後甚麼都沒有做過？

梁志堅先生：

不，所以我不就是說，講過之後，我們有很多事情有跟房屋署談，就不是他直接與我們談，而是因為他都派"伙記"與我們接觸的，因為那些是unofficial的discussion來的而已。

主席：

你很清楚記得你自己是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繼續……

梁志堅先生：

以記憶所及，我真的沒有。

主席：

……繼續與梁展文直接開會商談，或者是討論關於紅灣半島發展問題，你的記憶是很清楚？

梁志堅先生：

因為時間隔了那麼久了，若果要傾談呢，有時會去房屋署那裏會有一個、半個會開，但真的是不清楚。那段時間就是談如何解決得到呢？如果就算有會開，都不是梁展文去chair個會與我們談的。

主席：

因為你答得模糊，我亦不想在這個會上再用大家的時間，我希望你下一次來的時候，如果你方便的話，請你或者你找你的秘書去檢查一下，你自己在2002年7月至10月或之後那段時間，你有沒有就紅灣半島的發展問題——不是補地價——發展這個計劃，有任何的情況與梁展文先生接觸，包括正式的會議、書信或

通電話。我稍後會叫秘書正式寫一封信給你，請你把這個資料……如果你可以日後再交給我們。因為你的陳述書裏面，在這點上你沒有任何着墨的，我們我相信自己有興趣……關於接觸方面是不是完全好像陳述書所說及，或者是暗示到完全是沒有接觸這一點。

梁志堅先生：

好。

主席：

我給機會你回去再查一下你的資料。

各位同事，在今日的研訊還有同事就兩位證人——即鄭家純先生及梁志堅先生——仍未提問完畢，所以我們會安排時間再進行研訊。

兩位證人，這次向你索取證供的研訊到此為止。但是，因為研訊未完，我相信我們還要進一步安排時間繼續這部分的研訊。日後我們有需要，就會再通知你們出席研訊。曾經向你們發出的傳票是仍然有效的，現在你們可以退席，多謝幾位。

各位同事，我們今日的研訊就會結束，不過，請大家去C房作一個很短的內部討論，謝謝。

今日研訊在此結束，多謝大家。

(研訊於下午12時36分結束)